

后妃門

群書集事淵海

七之八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七



后妃門

母儀

為天下人母之儀範者

虞妃助舜 列女傳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  
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  
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  
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且怠慢  
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

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  
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  
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  
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  
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伶之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  
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  
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忘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  
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為天子  
娥皇為后女英為妃封象于有庠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妃  
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  
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  
之此之謂也頌曰元始二妃帝堯之女嬪列有虞承舜於下以

尊事卑終能勞苦瞽叟和寧卒享福祐

契母能教列女傳

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  
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  
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  
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  
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  
勅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  
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為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  
娥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頌曰契  
母簡狄敦仁勸翼吞卵產子遂自修飾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  
為帝輔蓋母有力

姜嫄教稷 列女傳

棄母姜嫄者邠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人心怪惡之卜筮裡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邠地遂封棄於邠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為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頌曰棄母姜嫄清靜專一履跡而孕懼棄於野鳥獸覆翼乃復收恤卒為

帝佐母道既畢

啓母明訓 列女傳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為天子而啓為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疆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頌曰啓母塗山維配帝禹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啓呱呱泣母獨論序教訓以善卒繼其父

湯妃賢明 列女傳

湯妃有嬖者有嬖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為妃主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嬖之妃湯也統領九嬖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卒致王政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

述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嬖之謂也頌曰湯妃有嬖  
質行聰明勝從伊尹自夏適殷勤懇治中九嬪有行化訓內外  
亦無愆殃

三母興周 列女傳

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  
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迂徒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  
廣於德教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  
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嫉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  
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洩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大  
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  
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止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  
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

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  
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  
王母可謂知肖化矣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妣氏之女仁  
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  
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  
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  
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  
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  
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倪  
天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又曰太姒嗣徽  
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頌曰周室三母太姜任姒文武之興蓋  
由斯起太姒最賢號曰文母三姑之德亦其大美

衛定姜哀泣送婦 列女傳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卻擘為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妣之子衎為君是為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歎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

善人夫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也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鱗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誰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中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鱗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國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大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頌曰衛如定姜送婦作詩恩愛慈惠泣而望之數諫獻公得

其罪尤聰明遠識麗於文辭

瑞誕

祥瑞見而誕生者

劉后紫光滿室 南史

齊高帝劉皇后諱智容祖玄之父壽之並員外郎后母桓氏盡  
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笑  
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寢卧見有羽蓋蔭其上家人試察之常  
見其上掩謁如似雲氣年十七裝方明為子求婚酬許已定后  
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至龍旂豹  
尾有異於常后喜而從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于高帝

丁嬪神光之異 南史

梁武帝丁貴嬪諱令光祖父從官襄陽因居沔北五女村寓於

劉惠明廡下貴嬪生於樊城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  
光為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隣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  
而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德將聘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  
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紵則貴嬪也又丁  
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於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  
生而有赤誌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  
在

郗后赤光照室 南史

梁武帝武德郗皇后父擘早卒后母宋文帝尋陽公主也方娘  
夢當生貴子及后生有赤光照室器物盡明巫言此女光亮乃  
於水濱祓除之后幼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宋後廢帝將納為后  
齊初安陸王緬又欲結婚郗氏並辭以女疾乃止齊建元末嬪

于武帝

靈后赤光四照 北史

魏宣武靈皇后胡氏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寶女有大貴之表方為天地母生勿過三人知也

蕭后雲氣 遼史

遼穆宗后蕭氏父知璠內供奉翰林承旨后生有雲氣覆郁久之幼有儀則帝居藩納為妃

徒單后紅光燭庭 金史

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父貞尚遼王宗幹女梁國公主加駙馬節制贈太師廣平郡王后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母夢神人授以寶珠光燭滿室既寤而生紅光燭于庭后性莊重寡言父母

嘗令總家事細大畢辦諸男不及也

蒲察后紅光被體 金史

章宗欽懷皇后蒲察氏之始生有紅光被體移時不退就養於姨冀國公主既長孝謹如事所生大定二十三年章宗為金源郡王行納采禮世宗遣近侍局使徒單懷忠就賜金百兩銀千兩廐馬六匹重綵三十端拜命間慶雲見于日側觀者異之后性淑明風儀粹穆知讀書為文

吳后紅光徹戶 宋史

宋高宗憲聖慈烈吳皇后父吳近以后貴累官武翼郎贈太師追封吳王近嘗夢至一亭扁曰侍康傍植芍藥獨放一花殊妍麗可愛花下白羊一近寤而異之后以乙未歲生方產時紅光徹戶外年十四高宗為康王被選入官人謂侍康之徵



李后鳳集 宋史

宋光宗慈懿李皇后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李道之中女初后  
生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曰鳳娘道帥湖北  
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  
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封榮國夫人進定  
國夫人乾道四年生嘉王

誕異

誕生之時而有奇異者

章后龜應 南史

陳武宣帝章皇后諱要兒本姓鈕父景明為竟氏所養因改姓  
焉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采五色曰二年有徵及期  
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羊爪長五寸色

並紅日每有暮功之服則一爪先折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  
早卒後乃聘后

劉后黃衣入室 金史

顯宗昭聖皇后劉氏遼陽人天眷二年九月二日夜后家若見  
有黃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頃后生性聰慧凡字過目不忘  
初讀孝經旬日終卷最喜佛書世宗為東京留守因繫毬見而  
奇之使見貞懿皇后于府中進退閑雅無忿蹙之色大定元年  
選入東宮時年二十三

貴相

有大貴之相貌者

薄姬當生天子 前漢

薄姬初在魏豹宮中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

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  
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  
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於宮後生  
文帝

鄭后當生天子 唐書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丹陽人或言本爾朱氏元和初李錡反有  
相者言后當生天子錡聞納為侍人錡誅沒入掖廷侍懿安后  
憲宗不幸之生宣宗宣宗為光王后為王太妃及即位尊為皇太  
后太后不肯別處故帝奉養大明宮朝夕供省候焉

符氏聲貴 五代史

周世宗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  
出於將相之貴為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

漢為河中節度使已拔異志有後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  
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  
負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  
郭威討之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后走匿求不得遂自殺  
漢兵入其家后儼然顧軍士曰郭公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我  
太祖聞而奇之以歸彥卿世宗聞后如此益奇之劉夫人卒遂  
納為繼室世宗即位冊為皇后

福遇

有非常之福而相遇者

竇姬誤置代籍 前漢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  
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

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迺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

趙女遇武帝 前漢

孝武鉞弋趙婕妤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奉土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後進為婕妤居鉞弋宮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任身十四月迺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堯亦然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夫人譴死昭帝立追尊為皇太后

杜后生齒 晉書

晉成帝杜皇后少有姿色長猶無齒及帝納采一夜齒盡生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李后得幸於齊庫 北史

魏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母頓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言此女當大貴及長資質美麗太武南征永昌王仁出壽春軍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文成登白樓望見美之乃下臺后得幸於齊庫中遂有娠常太后後問后知之時守庫者亦私書於壁記之別加驗問皆符同及生獻文拜貴人後謚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饗太廟

謝后更容 宋史

宋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天台人父渠伯祖深甫后生而顰黑醫  
一目渠伯早卒家產益破壞后嘗躬親汲澣初深甫為相有援  
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  
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  
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矣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  
山衆以為后妃之祥擇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  
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醫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  
及入宮理宗意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  
亦皆竊語曰不立賈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遂定立后

賢德

所為善而有德者

周宣后脫簪待罪 列女傳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  
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  
其傅毋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  
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  
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  
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  
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  
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  
君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  
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  
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頌曰嘉茲姜后厥德

孔賢由禮動作匡配周宣引過推讓宣王悟焉夙夜崇道為中興君

宿瘤化行隣國 列女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子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遺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

及蒙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節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掾不斷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穀弄珠玉意非有廢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瘤女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

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  
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  
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  
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頌曰  
齊女宿瘤東郭採桑閔王出遊不為變常王召與語諫辭甚明  
卒升后位多聲光榮

穆姬告公救弟列女傳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  
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群公子惠公號公子夷  
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群公子曰公族  
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秦饑  
請粟於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

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瑩公子私  
與簡壁衰經履薪以迎旦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王  
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公  
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  
獲晉公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  
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瑩  
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日至渭陽何以贈  
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  
姬之謂也頌曰秦穆夫人晉惠之姊秦執晉君夫人流涕乃將  
赴死穆公義之遂釋其弟

樊妃諫獵不食野味事文類聚

楚莊王夫人樊姬王好獵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二年

王感之而勤政事

許后奉案 前漢

孝宣帝立許婕妤為皇后生太子昌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從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後被霍夫人遣女醫淳于衍毒殺之

班姬辭輦 前漢

漢孝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諷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踞依則古禮其後趙婕妤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言及主上許

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

陰后固辭尊位 後漢

後漢光武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於宛及即位立為貴人帝以后雅性寬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故遂立郭皇后郭后廢立貴人為皇后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譔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帝見常歎息焉

馬后大練後漢

後漢明帝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選入太子宫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明帝即位以后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慈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博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麤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嘗幸苑園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為戒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

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眾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帝感悟夜起彷徨遂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政寵敬日隆及帝崩肅宗即位尊曰皇太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

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不許

記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

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實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手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憊怠無憂國忘家之慮



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帝省詔悲歎復重  
旨下躬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  
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  
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且馬氏無功於國豈  
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  
木其根必傷吾計之孰矣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  
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  
假借温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詰其  
美車服不執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  
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  
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  
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

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太后寢疾不信巫祝數勅絕  
禱祀至六月崩

鄧后錄冤救旱 後漢

後漢和帝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也為貴人時年十六恭肅  
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  
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  
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辭焉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貴人反以  
為憂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脩整簪珥光采桂裳  
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飭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  
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  
逡巡後對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脩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  
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為遂造祝詛欲以為害帝嘗寢病危甚

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為所佑而當獲罪于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以身代帝明日帝瘳陰后以巫蠱事廢后立為皇后辭讓者三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室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和帝崩殤帝立尊為皇太后臨朝太后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赦除諸犯妖惡及馬寶家屬所被禁錮者為平人必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以宗門廣大賓客于禁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永初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

考自誣羸困與目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危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

梁后任賢誅惡後漢

後漢順帝順烈河皇后大將尚之女也為貴人轉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立為皇后后既少聰惠深覽前世得失雖以德進不敢有驕專之心每日月見謫輒降服求愆帝崩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為冲帝尊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冲

帝尋崩復立質立獲秉朝政時楊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賦歛煩數官民困竭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惡多見誅廢分兵討伐群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以寧

卞后守義 魏書

魏太祖武帝武宣卞皇后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六太祖於譙納后為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素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 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亡於豫丁常言時我兒殺之都不得念遂哭送無節太祖忽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

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願我共載歸乎夫人不應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送不應太妃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子脩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發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葬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宮心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目六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余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在太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具最為難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佳車呼問賜與綃白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

外親不假以顏名。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外舍當恠  
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

甄之念姑 魏書

魏文帝文昭甄白。后文帝夫人也。后之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  
如有人持玉衣西。其上者常共怪之。父逸卒號慕。內外益竒之。  
後相者劉良相之。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  
至長不好戲弄。七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  
之后獨不行。年八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視。兄謂后汝  
當習女工用書。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  
不學。前世成敗。為已誠不知書。何由見之。後天下饑饉。百姓  
皆賣金銀珠玉。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  
白母曰。今世亂。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為罪。又左右皆饑。

之不如。以穀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后  
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養儼子慈愛甚篤。后  
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留  
一子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  
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素紹納為子。熙妻袁氏亡。文帝  
納后於鄴。有寵。至明帝及東鄉公主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  
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  
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盡。  
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  
瘳。時今疾更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  
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懽悅。大軍還鄴。后朝宣武皇后。望幄座。  
悲喜感動。左右宣武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

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耳十餘日即差嘆嗟曰此真孝婦也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如鄴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曲盡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為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郭后慕順 魏書

文德郭皇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

郭后霖雨不移許昌 魏書

文德郭皇后文帝后也入東宮時有所獻納文帝得為嗣后有謀焉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后早喪兄弟以從兄表繼父永後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 后聞之初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 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一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言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柰何群臣莫

張復言

張后省視宣帝 晉書

晉宣帝司馬懿張后寵衰罕得進見司馬懿嘗卧病后往省病懿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懿驚而致謝乃止

王后孝教 晉書

晉文帝王皇后諱元姬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九歲遇母疾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與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為男矣

竇歸于文帝后事舅妯盡婦道謙冲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身不勝衣言與淚俱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

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

王后貞正 南史

南宋太宗明皇帝明恭王皇后諱貞風初拜淮陽王妃明帝改封又為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姁建安長公主伯媛明帝即位立為皇后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為勸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令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為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

沈后孝約 南史

陳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后母即武帝女會稽穆公主早亡時后尚幼而毀瘠過甚及服闋每歲時朔望恒獨坐涕泣哀重左右

內外敬異焉大建三年拜為皇太子妃後主即位立為皇后后性端靜有識量寡嗜欲聰敏強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後主在東宮而后父君理卒居憂處別殿哀毀逾禮後主遇后既薄而張貴妃有寵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而身居險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為事無子養孫姬子胤為己子數上書諫爭後主將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

竇保母恩訓 北史

魏太武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進退以禮明元命為太武保母性仁慈帝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即位尊為皇太后封其弟漏頭為遼東王太后訓釐內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

過

文后節儉 北史

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年十六文帝納為妃及帝即位以大統元年冊為皇后后性好節儉蔬食故衣珠玉羅綺絕於服玩又仁恕不為嫉妬之心帝益重之生男女十二人多早夭唯太子及武都王戊存焉時新都關中務欲東討蠕蠕寇邊未逞北伐故帝結婚以撫之於是更納悼后命后遜居別宮出家為尼悼后猶懷猜忌復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雖限大計恩好不忘後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然事祕禁外無知者六年春蠕蠕舉國度河前驅已過夏頗有言虜為悼后之故興此役帝曰豈有百萬之眾為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亦何顏以見將帥邪乃遣中常侍曹寵音手敕令后自盡后奉敕揮

淚謂寵曰願至尊享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因命武都王  
前與之決遺語皇太子辭皆悽愴因慟哭久之侍御咸無涕失  
聲莫能仰視召僧設供令侍婢數十人出家手為落髮事畢乃  
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一鑿麥積崖為龕而葬神柩將入  
有二叢雲先入龕中頃之一滅一出後號寂陵及文帝山陵畢  
手書云萬歲後欲令后配饗公卿乃議追謚曰文皇后祔於太  
廟廢帝時合葬於永陵

常山公主為夫納妾 北史

陸昕之容貌柔謹後魏宣武時歷交州相三州刺史尚常山公  
主獻文皇帝女也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琅邪公主  
並為女侍中又性不妬忌以昕之無子為納妾媵而皆育文公  
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子彰為後子彰事公

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常言曰常山妹無男以子彰為兒乃過  
自生矣

婁后避室 北史

北齊神武帝逼於蠕蠕欲娶其女而未決帝后婁氏曰國家大  
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  
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願慈愛諸子不異己出躬自紡績人賜一  
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第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  
為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

楊后無妬 北史

周宣帝后楊氏名麗華隋文帝之長女也后性柔婉不妬忌四  
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  
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自引



决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靜帝  
尊后為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隋文入禁中侍疾及  
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隋文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  
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已聞昉譯已行此詔心甚愧  
後知隋文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愈甚隋文內甚愧  
之開皇初封后為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

獨孤后憫囚 北史

隋文帝獨孤后性頗仁愛每聞大理决囚未嘗不流涕

獨孤后貸弟 北史

隋文帝獨孤后異母弟阉以猫鬼巫蠱呪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阉若蠱政害民者不敢言今坐為妾身請其命阉於是減死一等

長孫后不願私親據權 唐書

唐太宗長孫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擲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帝固要之訖不對后兄無忌與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於朝漢之呂霍可以為誡帝不聽自用無忌為尚書僕射后密諭令宰讓帝不獲已乃聽

王后遺令 唐書

唐順宗王皇后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雍又深抑外家無毫絲假貸訓厲內職有古后妃風臨崩遺令曰萬物之理必歸於有極未亡人嬰霜露疾日以衰頓幸終天年得奉陵寢志願獲矣其何所哀易月之典古今所共皇帝宜三日聽政服二十

七日釋天下吏民令到臨三日止宮中非朝暮臨無輒哭無禁昏嫁祠祀飲食酒肉已釋服聽舉樂侍醫無加罪陪紼如舊制

朱母戒子五代史

梁太祖朱全忠母王氏初全忠與兄存俱亡入黃巢為盜從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全忠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母王於劉崇家使者至門母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全忠所以然母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全忠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全忠莫知其故母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

之乎全忠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殺戮母每誠之多賴以全活

劉夫人謙讓五代中

後唐李克用劉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為克用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嘗馳歸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没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

王淑妃尊敬曹后五代史

後唐明宗淑妃王氏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賈梁故將劉鄩為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為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為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

李氏諫止飲民 五代史

後漢高祖劉知遠皇后李氏其父為農高祖少為軍卒牧馬晉

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克欲歛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為怨也高祖為改容謝之

述律后止攻幽州 遼史

遼太祖皇后述律氏簡重果斷有雄畧晉王李存勗欲結援以叔母事后幽州劉守光遣韓延徽求援不拜太祖怒留之使牧馬后曰守節不屈賢者也宜禮用之太祖乃召延徽與語大悅以為謀主吳主李昇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曰豈有試油而攻人國者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由是耳吾以三千

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何必為此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不亦解體乎

烏林答皇后自殺 金史

金世宗昭德皇后烏林答氏聰敏孝慈容儀整肅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既歸世宗事舅姑孝謹治家有叙甚得婦道睿宗伐宋得白玉帶蓋帝王之服御也睿宗沒後世宗寶畜之后謂世宗曰此非王邸所宜有也當獻之天子世宗以為然獻之熙宗於是悼后大喜熙宗晚年頗酒酗獨於世宗無間然海陵篡立深忌宗室烏帶諧秉德以為意在葛王秉德誅死后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說其心如故遼骨睹犀佩刀吐鶻良玉茶器之類皆奇寶也海陵以世宗恭順畏已由是忌刻之心頗解后不妬忌為世宗擇後房廣繼嗣雖顯宗生後由記心不移后嘗有疾

世宗為視醫藥數日不離去后曰大王視妾過厚其知者以為我疾不知者必有專妬之嫌又曰婦道以正家名大弟恐德薄無補內治安能効嬪妾所為惟欲已厚也世宗大濟南海陵召后来中都后念若身死濟南海陵必殺世宗惟王詔去濟南而死世宗可以免謂世宗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也召王府臣僕張謹言諭之曰汝王之腹心人也為我禱諸去不獄我不負王使皇天后土明監我心召家人謂之曰我自初年為婦以至今日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僕不良傲恨其主以誣陷之耳汝等皆先國王時舊人當念舊恩無或妄圖也違此言者我死後於冥中觀汝所為衆皆泣下后既離濟南從行者知后必不肯見海陵將自為之所防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從行者防之稍緩后得間即自殺

徒單后慈訓 金史

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素謙謹每畏其家世宗龍見父母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願善自保持其後家果以海陵事敗蓋其遠慮如此世宗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法效之章宗即位尊為皇太后更所居仁壽宮名曰隆慶宮詔有司歲奉金千兩銀五千兩重幣五百端絹二千疋綿二萬兩布五百疋錢五萬貫他所應用內庫奉之毋拘其數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愈加敬儉見諸大長公主禮如平時惇睦九族恩紀皆洽尤惡聞人過謏佞之言無所得入怒以容物未嘗見喜愠然御下公平雖至親無所阿徇嘗誡諸妃曰皇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家當盡忠圖報勿謂小善為無益心為小惡為無傷而弗去毋藉吾之貴輒肆非違以干國家

常憲一日妹并國夫人嫂涇國夫人等侍側因謂之曰爾家累素重且非豐厚宜節約財用勿以吾為可恃吾父天下之養豈有所私積哉况財用者天下之財用也吾終不以此多取以富尔之私室家人有以至孟進者却之且曰貴異物一而殫財用非我所欲也况我之賜予有度今尔以此為獻何以自給徒費汝財我實無用後勿復尔明昌元年禮官議以五月壬午上冊寶后弗許上屢為之請后曰今世宗服未終遽衣錦繡佩珠玉於禮何安當俟服闋行之明昌二年正月崩於隆慶宮年四十五謚曰孝懿后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淡清懿造次必以禮其有生子而母亡者視之如已所生慈訓無間

王后睦族 金史

宣宗明惠王皇后於宮中就食尚器有玉盃搯二一奉太后二

奉帝及中宮荆王母真妃龐氏以瑪瑙器進食后見之怒召主  
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荆王母豈卑我兒婦邪非飲食細故  
已令有司杖殺汝矣是後宮中奉真妃加或告荆王謀不軌者  
下獄議已決帝言于后后曰汝止一兄柰何以讒言欲害之章  
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絕何為欲效之邪趣赦出使來  
見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侍王至涕泣慰撫之

荆國公主循禮宋史

荆國大長公主太宗女幼不好弄未嘗出房闈太宗嘗發寶藏  
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真宗即位請高壽長  
公主改隨國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  
弟行時遵勗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習禮記之音聞密  
以燕衣寶帶器幣助其為壽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每燕集主

必親視饗餼嘗有盜入主第帝命有司訊捕主請出所逮繫入  
以私錢募告者果得真盜法當死復請貫之歷封越宿鄆冀四  
國明道元年進魏國初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函欲馳規之  
左右白須奏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載五六人帝聞  
遽命內侍督諸縣羅兵以衛主車其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  
服除不復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為此  
久矣嘗因浴仆地傷右肱帝遣內侍侍者主曰早衰力弱不  
任步趨非左右之過由是悉得免主大筆札喜圖史能為歌詩  
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息正無恃吾以速悔尤視他  
子與已出均及病目帝挾醫診視自后妃以下皆至第候問帝  
親舐其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藉十有四人  
今獨存大主柰何嬰斯疾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

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因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儻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冲淡自若誠諸子曰汝父遺令樞中無藏金玉時衣數襲而已吾歿後當亦如是皇祐三年薨年六十四帝臨奠輟視朝五日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謚獻穆徽宗改封荆國政和改獻穆大長帝姬

楊淑妃擁佑仁宗 宋史

宋真宗楊淑妃父知儼知儼弟知信隸禁軍為天武副指揮使妃年十二入皇子宫真宗即位拜才人又拜婕妤進婉儀仍詔婉儀升從一品位昭儀上帝東封西祀凡巡幸皆從章獻太后為脩儀妃與之位幾將而妃通敏有智思奉順章獻無所忤章獻親愛之故妃雖貴幸終不以為已間後加淑妃真宗崩遺制以為皇太妃始仁宗在乳褓章獻使妃護視比起居飲食必與之俱所以擁佑扶持恩意勤備及帝即位嘗召其姪永德見禁中欲授以諸司副使妃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小官可也

楊德妃辭父官 宋史

宋仁宗楊德妃天聖中以章獻太后姻連選為御侍封原武郡君進美人端麗機敏妙音律組紉書藝一過目如素習父忠為侍禁仁宗欲加獎擢妃辭曰外官當積勞以取貴今以恩澤徼倖恐啓左右諛謁之端帝悅命徙居肅儀殿

魏國公主奉姑 宋史

魏國大長公主英宗第二女母曰宣仁聖烈皇后嘉祐八年封寶安公主神宗立進舒國長公主改蜀國下嫁左衛將軍王誥誥母盧寡居主處之近舍日致膳羞盧病自和湯劑以進帝厚於姊妹故主第池籞服翫極其華縟主以不得日侍宣仁於寶

慈宮居常悒然間遇旱暵帝降損以禱主亦如之曰我奉賜皆出公上固應同其休戚帝居慈聖光獻皇后喪毀甚主曰吾與上同體視此亦復何聊立散遣歌舞三十輩元豐三年病篤主性不妬忌王詵以是自次嘗貶官至是帝命還詵官以慰主意皇太后臨問已不省后慟哭又稍能言自訴必不起相持而泣帝繼至自為診脉親持粥食之主強為帝盡食賜金帛六千且問所須但謝復詵官而已明日薨年三十帝未上食即駕往望第門而哭輟朝五日

曹后救蘇軾 宋史

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為必死慈聖光獻曹皇后違豫中聞之謂神宗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摅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寬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

高后為弟辭官 宋史

宋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弟士林為內殿崇班供奉父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

高后復行仁宗之政 宋史

英宗高皇后哲宗嗣位尊為太皇太后聽政司馬呂公著並命為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常平舊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追茶鹽之禁舉邊砦不毛之地以賜西戎而宇內復安契丹主聞之戒其臣下復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



仁宗之政矣

高后却蔡確獻諛 宋史

宋英宗高后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至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

高后女中堯舜 宋史

宋英宗高后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宋用臣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為得非為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邪若復爾吾即斬汝媪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

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為女中堯舜

向后不私族黨 宋史

宋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故宰相敏中曾孫也帝不豫后贊宣仁后定建儲之議哲宗立尊為皇太后宣仁命葺慶壽故宮以居后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瀆上下之分不敢徙遂以慶壽後殿為隆祐宮居之帝將卜后及諸王納婦后敕向族勿以女實選中族黨有欲援例以恩換閭職及為選人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后曰吾族才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情撓公法一不與帝倉卒晏駕獨訣策迎端王章惇異議不能沮徽宗立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聽凡紹聖元符以還惇所斥逐賢大夫士稍稍收用之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諱

立誕節之類皆不用至聞賓召故老寬徭息兵愛民崇儉之舉則喜見于色纔六月即還政明年正月崩

陳后毀瘠 宋史

宋神宗欽慈陳皇后幼穎悟莊重選入掖庭為御侍生徽宗進美人帝崩守陵殿思顧舊恩毀瘠骨立左右進粥藥揮使去曰得早侍先帝願足矣未幾薨年三十二建中靖國元年追冊為皇太后

高后謫蔡確 宋史

宋哲宗立英宗高皇后聽政時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高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曾奏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規為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為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謗所不暇恤也

高后召問設施所宜 宋史

宋哲宗嗣位尊高太后為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散遣脩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仁狀者戒中外毋苛歛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又起文彥博於既老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為先務且令亟疏可用者

高后謙不御殿 宋史

宋哲宗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高后止之又請受冊寶於文德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

高后過外氏轉官 宋史

宋哲宗上元登宴后母當入覲高后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遂歲以為常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過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終后之世不復改又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為官掖先

孟后執禮宋史

宋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初哲宗既長宣仁高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宣仁及欽聖向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元祐七年諭宰執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帝親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

孟后迎康王即帝位宋史

宋哲宗皇后孟氏師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又火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金人圍汴欽宗與近臣議再復后尊為元祐

太后詔未下而京城陷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尊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胡舜陟馬伸又言政事當取后旨邦昌乃復上尊號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簾聽政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及兄子忠厚持書奉迎命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逆于道尋降手書播告天下王至南京后遣宗室士儂及內侍邵成章奉圭寶乘輿服御迎王即皇帝位改元后以是日撤簾尊后為元祐太后又稱隆祐太后上將幸揚州命仲荀衛太后先行駐揚州州治會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遂詔忠厚奉太后幸杭州

孟后謙謹宋史

宋哲宗孟皇后性節儉謙謹有司月供千緡而止幸南昌斥賣

私絹二千匹充費尋詔文書應奏者避后父名不許群臣請上  
太皇太后號亦不許忠厚直顯謨閣臺諫給舍交章論列后聞  
即令易武命學士院降詔戒敕忠厚等不得預聞朝政通貴近  
至私第謁見宰執以恩澤當得官者近八十員后未嘗陳請

王后恭儉

宋史

宋徽宗顯恭王皇后德州刺史藻之女也元符二年六月歸于  
端邸封順國夫人徽宗即位冊為皇后生欽宗及崇國公主后  
性恭儉鄭王一妃方亢寵后待之均平巨闈妄意迎合誣以闇  
昧帝命刑部侍郎周鼎即祕獄參驗畧無一跡獄止后見帝未  
嘗一語輒及帝幡然憐之大觀二年崩

謝后戒弟

宋史

孝宗后謝氏性儉慈減膳羊每食必先以進御服澣濯衣有數  
年不易者弟淵以后貴授武翼郎后嘗戒之曰主上化行恭儉  
吾亦躬服澣濯爾宜崇謙抑遠驕侈

謝后減膳羊

宋史

成肅謝皇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因冒姓馬及長被選入宮  
憲聖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即位進婉容踰年  
進貴妃成恭皇后崩中宮虛位淳熙三年妃侍帝過德壽宮上  
皇諭以立后意尋遣張去為傳旨立貴妃為皇后復姓謝氏性  
儉慈減膳羊服澣濯衣光宗立尊為皇太后

謝后不妬忌妃

宋史

宋理宗既立謝后賈貴妃專寵貴妃薨閭貴妃又以色進后處  
之裕如略不介懷太后深賢之而帝禮遇益加焉理宗崩度宗  
立咸淳三年尊為皇太后

謝太后榜諭群臣 宋史

宋瀛國公即位尊謝后為太皇太后太后年老且疾大臣屢請垂簾同聽政疆之乃許加封五代太后以兵興費繁痛自我節汰慈元殿提舉已下官省汎索錢緡月萬平章賈似道兵潰陳宜中上疏請正其罪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豈宜以一旦罪而失遇大臣禮先削其官後乃實法貶死京朝官聞難往往避匿遁去太后命揭榜朝堂曰我國家三百年待子大夫不薄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時艱內則畔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避難偷生尚何人為亦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凡在官守者尚書省即與轉一資負國逃者御史覺察以聞德祐元年六月朔日食既太后削聖福以應天變丞相王爚老病陳宜中留夢炎庸懦無所長日坐朝堂

相爭戾而張世傑兵敗於焦山宜中棄官去太后累召不至遺書宜中母使勉之十月始還朝太后又親為書召夏貴等兵曰吾母子不足念獨不報先帝德乎貴等亦罕有至者是月大元兵破常州太后遣陸秀夫等請和不從宜中即率公卿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痛哭固請不得已從之明日當啓行而宜中倉卒失奏於是宮車已駕日旦暮而宜中不至太后怒而止明年正月更命宜中使軍中約用臣禮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校也未幾大元兵薄阜亭山宜中宵遁文武百官亦潛相引去二月辛丑大軍駐錢塘宋亡瀛國公與全后入朝太后以疾留杭是年八月至京師降封壽春郡夫人越七年終

太后禁止擾民 元史

仁宗車駕將還大都太后以秋稼方盛勿令鷹坊馳人衛士先往庶免害稼擾民敕禁止之

弘吉刺后不受獻田 元史

元裕宗徽仁裕聖皇后伯藍也怯赤一名闊闊真弘吉刺氏生順宗成宗先是世祖出田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葺世祖從覓馬湏女子曰馬湏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我獨居此汝自來自去於理不宜我父母即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馬湏飲世祖世祖既去嘆息曰得此等女子為人家婦豈不美耶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世祖俱不允有一老臣嘗知向者之言知其未許嫁言于世祖世祖大喜納為太子妃后性孝謹善事中宮世祖每稱之為賢德媳婦侍昭睿順聖皇后不離左右至溷廁所用紙亦面

摻令柔軟以進一日裕宗有病世祖往視見牀上設織金綉縵世祖愠而語之曰我嘗以汝為賢何乃若此耶后跪答曰常時不曾敢用今為太子病恐有濕氣因用之即時罷去成宗即位尊為皇太后時徽政院後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籍於位下太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我曷敢私之即命中書省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諍之曰若欲求官非汝自為之勿以累我也其後弟果被黜人皆服后之先見

忽都皇后禮節自持 元史

順帝伯顏忽都皇后字羅帖木兒之女也至元三年立為皇后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寵居興聖西宮帝希幸東內后左右以為言后無幾微怨望意從帝巡

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陛下  
之時內宮往復者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帝嘗問后中政院所  
支錢糧皆得汝旨汝還記之否后對曰妾當用則文關防出入  
必已選人司之妾豈能盡記耶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  
戶闕至正二十五年八月崩年四十二奇氏后見其所遺衣服  
敝壞大笑曰正宮皇后何至服此等衣耶其樸素可知

奇后訪問前賢為法元史

順帝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麗人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初  
徽政院使秃滿迭兒進為宮女主供茗飲以事順帝后性穎黠  
日見寵幸后無事則取女孝經史書訪問歷代皇后之有賢行  
者為法四方貢獻或有珍味雜先帝使薦入朝就後飲食至正  
十八年京城大飢命官為粥食之入出金銀費三命資正院  
使朴不花於京都十一門置冢葬死者遺骸十餘萬復命僧建  
水陸大會度之

### 賢識

所為善而有識見者

文夫人不亡襲仇

左傳

魯莊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  
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  
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  
人不亡襲讎我反忘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

秦女善處

列女傳

懷嬴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圉之妃也圉質於秦穆公以嬴  
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

晉之交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頌曰晉圍管秦配以懷嬴圍將與逃嬴不肯聽亦不泄言操心甚平不告所從無所阿傾

衛夫人知伯玉車聲列女傳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鱗鱗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入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妾休不為昭昭變終不為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

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因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蘧伯玉尔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頌曰衛靈夜坐夫人與存有車鱗鱗中止闕門夫人知之必伯玉焉維知識賢問之信然

衛姬善觀人君之色列女傳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寧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



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之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頌曰齊桓衛姬忠款誠信公好淫樂姬為修身望色請罪桓公加焉厥使治內立為夫人

齊夫人知禮列女傳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

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縞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官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寤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視之衿縞父母之言謂何姊妹誡之門內曰夙夜無愆視之衿擊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頌姬與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野處

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  
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  
母曰使者至輜輶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  
禮婦人出必輜輶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  
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頌曰孟姬好禮  
載節甚公避嫌遠別繼不治容載不並乘非禮下從君子嘉焉  
自古寡同

莒女識法章 戰國策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太史敫女  
竒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  
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  
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  
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  
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  
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

齊后破環戰國策

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  
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楛破之謝秦使曰謹  
以解矣

衛女忍許不能救父列女傳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  
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  
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  
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

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夫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  
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入攻衛太破  
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  
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  
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馳歸唁衛侯驅馬悠悠  
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尔不臧  
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頌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  
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後果遁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

楚夫人明見 列女傳

鄧曼者楚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為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  
群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  
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

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  
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  
人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濟至羅  
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群師囚于冶父以待刑王  
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為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  
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  
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感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  
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母虧  
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君子謂鄧曼為知  
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楚武鄧曼見事所興謂瑕軍敗知王將薨識彼天道盛而  
必衰終如其言君子揚稱

尹夫人能別真偽史記

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漢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刑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張后殺婢晉書

晉宣穆張皇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初司馬懿辭曹操之命託以風痺懿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后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髮懿由是重之

張妃自殺晉書

符堅妻張氏明辯有才識晉大元八年堅將入寇江左群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况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眾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群吠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群犬大吠眾鷄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尹氏戒子用兵 晉書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己生玄盛之創業也謨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玄盛薨子士業嗣位尊為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闕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誠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柰何忘之不如勉脩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業不從果為蒙遜所滅

段妃知太子柔弱 晉書

慕容垂既僭位稱燕王拜其妻段氏元妃為皇后垂立其子寶為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見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間之深以為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群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為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偽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

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袁后知子南史

宋文帝袁皇后生劬自詳視之使馳白帝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掇幔禁之乃止

靈后願生皇子北史

魏宣武靈皇后姑為尼時頗能講宣武初入講禁中積歲諷左右后有妄行帝聞之乃召入掖庭為充華世婦而椒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稱夫人等言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家嫡也明帝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為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但使所懷

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不辭既誕明帝進為充華嬪先是宣武頻喪皇子自以年長深加慎護為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皆莫得而撫視焉及明帝踐阼尊后為皇太妃後尊為皇太后臨朝聽政

婁氏知人北史

齊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少明悟強族多娉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娉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蒙密謀祕策后恒參預

齊武后知命北史

齊武明皇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變

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  
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為神武聞之嗟嘆良  
久

王貞公主請去主號唐書

王貞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  
師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誠願  
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  
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為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  
為貴請入數百家之產延十年之命帝知主意乃許之

張后泣救柳王五代史

梁太祖元貞皇后張氏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  
畏之太祖每以外事防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

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一  
介召之如期而至柳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  
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  
於廣王后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  
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捧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  
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東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  
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  
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  
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妣至此若不幸汴州失  
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后常  
給其衣食

太后止隱帝臨兵五代史

漢隱帝與鄭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為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邠等死周高祖起兵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

柴氏識太祖貴相 五代史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挾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

孟昶母先知 五代史

西蜀王孟昶母李太后常為昶言王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畧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後昭遠果敗

李皇后識子奇相 金史

金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天輔間選東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后入睿宗邸七年世宗生天會十三年睿宗薨世宗時年十三后教之有義方嘗密謂所親曰吾兒有奇相貴不可言居上京內治謹嚴臧獲皆守規矩衣服飲食器皿無不精潔敦睦親族周給貧乏宗室中甚敬之后性明敏剛正有決容貌端整言不妄發舊俗婦人寡居宗族接續之后乃祝髮為比丘尼



號通慧圓明大師正隆六年五月后崩

鄭氏受托立哀宗 金史

宣宗吾睹補疾大漸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年老侍側上知其可託詔之曰速召皇太子主後事言絕而崩夫人秘之是夜皇后及貴妃龐氏問安寢閣龐氏陰校機慧常以其子守純年長不得立心鞅鞅夫人恐其為變即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是為哀宗始啓户出后妃發喪

曹后罷青苗 宋史

宋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神宗立尊為太皇太后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熙寧宗祀前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神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悚聽垂欲止復為安石所持遂不果

喬妃酌別韋氏 宋史

宋徽宗喬貴妃初與高宗母韋妃俱侍鄭皇后結為姊妹約先貴者毋相忘既而貴妃得幸徽宗遂引韋氏二人愈相得二帝北遷貴妃與韋氏俱至是韋妃將還貴妃以金五十兩贈高居安曰薄物不足為禮願好護送姊還江南復舉酒酌韋氏曰姊善重保護歸即為皇太后妹無還期終死於朔道矣遂大慟以別

韋后貸金歸梓宮 宋史

韋太后高宗母也聰明有智慮初金人許還三柩宮太后恐其

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落櫛時方暑金人憚行太后慮有他變  
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千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搞  
其衆由是途中無間言

賢能

所為善而能理者

姜氏謀遣重耳歸晉

晉語

晉公子重耳之出也過衛而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惠馬二十  
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  
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  
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而莫知其  
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  
者吾以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

無貳尔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  
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  
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  
此姜曰不然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  
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  
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  
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  
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  
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  
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  
以紀綱齊國裨補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  
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

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享國三十一王瞽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公子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廢乎舅犯走且對曰無所濟子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濟公子無亦晉之柔嘉足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

繆嬴求立夷臯 史記

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衛太子毋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

衛夫人與妾敬順 列女傳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邪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

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  
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  
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尔衆人謂我不  
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傳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  
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  
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  
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傳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  
二女相讓亦成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頌曰衛宗二順執行成固妾子雖  
代供養如故主婦慙慙請求出舍終不肯聽禮甚間暇

趙后善問齊使

戰國

齊襄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

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  
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  
何有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  
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為人也  
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  
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  
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  
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邪徹  
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  
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  
陵子仲尚存乎是為其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  
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樊姬掩口新序

樊姬楚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日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

馮姬當熊前漢

漢孝元帝馮婕妤上幸虎園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

等皆慙後為傅昭儀所譖飲藥而死

吳夫人向井救騰吳書

吳夫人吳主權之母也初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將拒焉夫人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於是許婚夢月入懷生策夢日入懷生權孫策功曹魏騰以逆意見謹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向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略權譎類皆如此

劉氏手疏救文達晉書

前趙主劉聰后劉氏名娥字麗華偽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傅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

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為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為后將起鷄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文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俄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為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鷄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為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念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烈士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中擲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群下曰朕比得風疾

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及娥死偽謚武宣皇后

庾氏勤儉 南史

庾氏齊豫章文獻王疑妃也有女功婦德疑甚重之宋時武帝及疑位官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出入公事晚還飢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不妬忌疑倍加敬重疑薨後少時亦亡

丁嬪蔬膳 南史

梁武帝丁貴嬪性仁慈及居宮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為親戚私謁及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得其指歸

尤精淨名經

柳后決事 南史

陳宣帝柳后美姿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初宣帝居鄉里先娶吳興錢氏及即位拜貴妃甚有寵后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物其上者皆推於貴妃而已御其次焉宣帝崩始興王叔陵為亂後主賴后與吳媪救而獲免後主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弘範是時新失淮南北隋師臨江又國遭大喪後主患創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衆務雖假後主之敕實皆決之於后後主創愈乃歸政焉后性謙謹未嘗以宗族為請雖衣食亦無所分遺

孟妃拒賊金城 北史

魏任城國太妃孟氏者尚書任城王澄之母也孝明帝時澄為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靈太后後敕有司樹碑旌美

王后保嗣 北史

魏平文帝皇后王氏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帝子后匿帝於袴中呪曰若天祚未終者汝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昭成初欲定都於灑源川築城郭起宮室議不決后聞之曰國自上世遷徙為業今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動乃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也

獨孤匡諫 北史

隋文帝文獻皇后獨孤氏諱伽羅每謙卑自守及周宣帝崩隋

文居禁中總百揆后使李圓通謂文帝曰騎獸之勢必不得下  
勉之及帝受禪立為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  
直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  
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僚聞而畢賀文帝甚寵憚  
之帝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官官伺帝政有  
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帝退朝而同反宴寢相顧欣然后  
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為致禮焉

唐括氏佐帝金史

景祖昭肅皇后唐括氏諱多保真父石批德撒骨只巫者也后  
有識度在父母家好待賓客父母出則多置酒饌享隣里迨于  
行旅景祖飲食過人時人名之活羅解在景祖紀昭祖曰儉嗇  
之女吝惜酒食不可以配烏古廼聞后性度如是乃娶焉遼使

同幹來伐位國蒲聶部景祖使后與効孫為質於拔乙門而與  
同幹襲取之遼主以景祖為節度使后雖喜賓客而自不飲酒  
景祖與客飲后專聽之翊日枚數其所為無一不中其旨嘗  
有醉而喧以者輒自歌以釋其忿爭軍中有被笞罰者每以酒  
食慰諭之景祖行部輒與偕行政事獄訟皆與決焉景祖沒後  
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稟於后而後行勝負皆有懲勸農月親課  
耕耘刈獲遠則乘馬近則策杖勤於事者勉之晏出蚤休者訓  
勵之后往邑屯村世祖肅宗皆從會桓被散達偕來是時已有  
隙被酒語相侵不能平遂舉刃相向后起兩執其手謂桓被  
達曰汝等皆吾夫時舊人柰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與小兒子  
輩忿爭乎因自作歌桓被散達怒乃解其後桓被兄弟起兵采  
攻當是時肅宗先已再失利矣世祖已退烏春與桓被戰于北



隘甸部人失束寬逃歸祖曰而至告后曰軍敗矣后乃憂懣會  
康宗來報捷后乃喜既而桓菽散達皆降后不妬忌聞略女二  
能輯睦宗族當時以為有文夫之度云

金肅宗后戒子出師 金史

肅宗靖宣皇后蒲察氏太祖將舉兵入告于母后后曰汝邦家  
之長見可則行吾老矣無貽我憂汝亦必不至是太祖奉觴為  
壽即奉后出門酌酒禱天后命太祖正坐號令諸將自是太祖  
每出師還輒率諸將上謁獻所俘獲

徒單皇后稼穡圖 金史

金廢帝海陵皇后徒單氏海陵謂侍臣曰昨太子生日皇后獻  
朕一物大是珍異卿試觀之即出諸絳囊中乃田家稼穡圖后  
意太子生深宮之中不知民間稼穡之艱難故以為獻朕甚賢

之

劉后保護仁宗 宋史

仁宗即位尚少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  
下左右近習亦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與有節  
柴氏李氏二公主入見猶服髮髻太后曰姑老矣命左右賜以  
珠璣帕首時潤王元份婦安國夫人李氏老髮且落見太后亦  
請帕首太后曰大長公主太宗皇帝女先帝諸妹也若趙家老  
婦寧可比耶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曰此豈人臣可得命  
有司別製入香京挺以賜之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鈿器曰尚方  
器勿使入吾家也常服純襦練裙侍者見仁宗左右簪珥珍麗  
欲效之太后戒曰彼皇帝嬪御飾也汝安得學先是小臣方仲  
弓上書請依武后故事立劉氏廟而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后

擲其書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有漕臣劉綽者自京西還言在庾有出贖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豈因獻羨餘進哉后稱制凡十一年自仁宗即位乃諭輔臣曰皇帝聽斷之暇宜詔名儒講習經史以輔其德於是設幄崇政殿之西廡而日命近臣侍講讀丁謂曹利用既以侮權貶竄而天下惕然畏之晚稍進外家任內官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等以此勢傾中外兄子從德死姻戚門人廝役拜官者數十人御史曹修古楊偕郭勸段少連論奏太后悉逐之太后保護帝既盡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備上春秋長猶不知為宸妃所出終太后之世無毫髮間隙焉

章獻后養仁宗為子 宋史

宋仁宗諱禎真宗第六子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在襁褓章獻皇后以為己子使楊淑妃保視之仁宗即位所生母李宸妃嘿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為妃所出也

劉后通書 宋史

宋真宗欲立修儀進德妃劉氏為皇后大臣多以為不可帝卒立之李宸妃生仁宗后以為己子與楊淑妃撫視甚至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傳引故實以對

曹后聽政 宋史

宋英宗方四歲育禁中仁宗慈聖光獻曹后拊鞠周盡迨入為嗣子贊策居多帝夜暴疾崩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召皇子入

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宗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帝感疾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聽政大臣日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一一能記綱要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全后念民 宋史

宋度宗全皇后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女也略涉書史幼從父昭孫知岳州開慶初秩滿歸道潭州時大元兵自羅鬼入破全衡永桂圍潭州人有見神人衛城者已而汗獨不下逾年事平至臨安會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選知安府顧富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富亦罷去臺臣論富大全黨且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言全氏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艱險其處貴富

必能盡警戒相成之道理宗以母慈憲故乃詔后入宮帝問曰爾父昭孫昔在寶祐間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深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嫡以承祭祀景定二年十一月詔封永嘉郡夫人十二月冊為皇太子妃弟永堅等補承信郎直祕閣度宗立咸淳三年正月冊為皇后

貞烈

守正有光烈者

伯姬歿火 列女傳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嬖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

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必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傳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違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以為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為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尔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頌曰伯姬心專守禮一意宮夜失火保傅不備逮火而亡厥心靡悔春秋賢之詳錄其事

楚夫人見疑日殺列女傳

鄭瞽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啓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瞽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瞽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為夫人子瞽佞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瞽遂一顧於是上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壹顧可以得之已得而遂不顧何也子瞽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土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為太子土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而燕之必為亂矣且其人蜂目豺聲忍

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瞽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  
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  
瞽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士守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  
見吾不能藏夫昔日子上曰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  
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  
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乎  
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職商臣庶弟也子瞽退而與其  
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若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  
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吾聽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  
乎夫見疑而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  
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  
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與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

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縊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諍曰  
舍命不渝此之謂也頌曰之瞽先識執節有常與於不顧卒配  
成王知商成亂言之甚強目嫌非子以殺身盟

越姬死義列女傳

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讌遊蔡姬在  
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馭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園  
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  
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  
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  
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  
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  
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

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蓋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閭死為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為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

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閻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尔同死越姬之謂也頌曰楚昭遊樂要姬從死蔡姬許王越姬執禮終獨死節群臣嘉美維斯兩姬其德不比

息夫人之楚自殺列女傳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

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於貞賢

楚貞姜死節列女傳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納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

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頌曰楚昭出遊留姜漸臺江水大至無符不來夫人守節流死不疑君子序焉上配伯姬

王后自焚前漢

孝平王皇后莽女也立歲餘平帝鳩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及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嫕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祿飾將暨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

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李昭儀自殺 蜀書

李昭儀者漢後主劉禪姬也蜀降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符登妻死難 晉書

東晉武帝大元十一年前秦主苻登妻毛氏壯勇善騎射登為姚萇所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衆眾寡不敵為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為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

王氏拒逆遇害 晉書

晉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

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

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拒屬曰吾太

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呂纂妻自殺 晉書

後涼主呂纂時為弟超所弒妻楊氏美艷有義烈與侍婢十數人殯纂于城西將出宮超慮齋物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下爾所在楊氏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乎乃自殺

馮后投火 北史

魏文成皇帝文明皇后馮氏父朗 奉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



樂浪王氏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明坐事誅后遂入宮太武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文成踐極以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文成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官皆號泣而歸之后悲叫自投大左右救之良久乃蘇

慶妻仰藥 北史

郇王子慶世充既僭偽號降慶爵為解縣公後為郇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收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中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家國阽危而不顧婚姻孤負付蜀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莊仰藥而死慶遂歸國

恪妃與夫同穴 北史

襄城王恪妃者循州刺史柳旦女也妃姿貌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相見聘為妃未幾而恪被廢妃脩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決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

南陽公主絕夫 北史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弒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

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曰陳國破位亡不能報怨雪耻  
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  
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  
建德遣武貴郎將於士證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今將族  
滅其宗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  
貴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  
剃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  
見士及就之請復為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  
君者且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  
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石妃慢罵被殺五代史

梁亡唐莊宗入宮梁故妃妾皆踰泣迎拜賀王友雍妃石氏有

色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

孟母不食而卒五代史

西蜀王孟昶知祥第三子也宋太祖乾德二年降至京師母李  
氏為人明辯帝甚見優禮詔書呼為國母是時昶率李氏不哭  
以酒酌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  
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為因不食而卒

淳欽皇后斷腕遼史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諱平小字月理朵太祖崩后稱制攝軍  
國事及葬欲以身殉親戚百官力諫因斷右腕納于柩

楊淑妃赴海宋史

宋度宗楊淑妃初選入宮為美人咸淳二年進封淑妃推恩親  
屬幼節等三十四人進秩有差生建國公昱宋亡昱走温州又

走福州衆推為主冊妃為太后封弟昺衛王昺脩容俞氏所生也至元十四年大軍圍昱於海上明年四月昱卒昺代立十六年春二月昺投海死妃聞之大慟曰我艱關忍死者正為趙氏祭祀尚有可望爾今天命至此夫復何言遂赴海死其將張世傑葬之海濱

### 貞節

正而有節操者

齊女守衛君之喪 列女傳

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懇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

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頌曰齊女嫁衛厥至城門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後君欲同女終不渾作詩譏刺卒守死君

趙女摩笄自盡 史記

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為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

楚夫人拒辱自守 列女傳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為伯莒之戰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棊架異中櫛所以施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水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頌曰闔閭勝楚入厥宮室盡妻後宮莫不戰慄伯嬴自守堅故專一君子美之以為有節

黎夫人貞壹自守 列女傳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

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頌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偶行節及垂傳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壹終不肯歸

唐姬自誓後漢

唐姬漢靈帝子辯妻也帝崩辯襲位董卓廢為弘農王卓乃置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服此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飲強飲之不得已乃與唐姬及宮人飲讌別酒行王悲歌姬亦抗袖而歌敬曰天道易兮我何報車萬乘退守善道巨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乃適幽衣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隳身為帝兮命大權死生路異兮從此中奈我楚獨兮心哀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為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姬歸鄉里姬潁川人也父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畧得姬催因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尚書賈詡知之以狀白獻帝帝感

愴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為弘農王妃

江妃受鞭南史

宋南平穆王劉鑠妃江氏生三子敬猷敬深敬先及鑠薨前廢帝景和末年召江氏入宮命左右於前逼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從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深敬先等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殞

宇文后忠魏北史

魏廢帝皇后宇文氏周文帝女也后初產之日有雲氣滿室芬氲久之幼有風神好陳列女圖置之左右周文曰每見此女良慰人意廢帝之為太子納為妃及即位立為皇后志操明秀帝深重之專寵後宮不置嬪御帝既廢崩后亦以忠於魏室罹禍

盧妃為尼北史

任城王潛齊神武子也妃盧氏賜斛斯微盧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  
微放之乃為尼

楷妃不屈 北史

華陽王楷妃者黃門侍郎龍涸縣公河南元巖女也巖明敏有  
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  
人譖巖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為妃未幾而楷  
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  
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害宇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  
以宗族禮之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  
之百餘詞色彌厲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  
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我之辜也因不食而卒

廣德公主自縊 唐書

廣德公主宣宗女也下嫁于琮初琮尚永福公主主與帝食怒  
折匕筋帝曰此可為士人妻乎更許琮尚主琮為黃巢所害主  
泣曰今日詎不獨存賊宜殺我巢不許乃縊死室中

王妃詢帝 唐書

唐武宗王賢妃善歌舞狀纖頰類帝每畋苑中妃必從袍而  
騎校服光侈略同至尊觀者莫知孰為帝帝稍惑方士說欲餌  
藥長年後寢不豫妃嘗謂親近日陛下日燎丹書我取不死膚  
澤消槁吾獨憂之俄而疾侵妃侍左右帝熟視曰吾氣奄奄情  
慮耗盡顧與汝辭答曰陛下大福未艾安語不祥帝曰脫如及  
大漸妃悉取所常貯散遺宮中帝崩即自經幄下宮中皆義之  
宣宗嘉其節贈賢妃

上官妃自誓守節 唐書

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繼哀王後而舅姑在  
妃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先嘗靈龜卒將葬前妃無  
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知魂可無託乎乃備禮合葬聞  
者嘉歎喪除兄弟共諭妃少又無子可不有行泣曰丈夫以義  
婦人以節我未能夠溝壑尚可御粧澤祭他胙乎將自劓取衆  
遂不敢彊

曹后自焚 五代史

石敬瑭兵犯京師唐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曹太后曰事急矣  
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  
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

聰慧

聰明而智慧者

竇后志量 唐書

高祖竇皇后父毅為周上柱國尚武帝嫌襄陽長公主后生髮  
垂過頸三歲與身等讀女戒列女等傳一過輒不忘武帝愛之  
異他甥後聞楊堅受周禪自投床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抹舅  
家禍毅遽掩其口曰母妄言赤吾族

節儉

樽節而儉用者

陳后撤燕肉 南史

齊宣孝陳皇后諱道止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有相者謂后  
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之后歎曰我三子誰當應之呼高帝小  
字曰政應是汝耳宣帝殂后親執勤婢使有過皆恕而不問  
高帝雖從宦而家業本貧為建康令時明帝等冬月猶無縑纈

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無肉曰於我過足矣

文明馮皇后減膳北史

魏文明皇后馮氏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宰人上膳案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間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蠅蚘在焉后舉匕得之成帝時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

獨孤后節儉北史

隋文帝獨孤后雅性儉約不好華麗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宮中稱為二聖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

潘后戒族屬華侈宋史

宋真宗章懷潘皇后後謙約惠下性惡奢靡族屬人謁禁中服

飾華侈必加戒勗有以家事求言於上者后終不許兄子出嫁以貧欲祈恩賚但出裝具給之上尤加禮重

周貴妃疏食宋史

宋仁宗周貴妃生四歲從其姑入宮張貴妃育為女稍長遂得侍仁宗生兩公主帝崩妃日一疏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則假寐覺則復誦晝夜不解衣者四十年

魯國公主悉屏盛具宋史

仁宗女魯國大長公主下嫁左領軍衛大將軍曹詩主性儉節於池臺苑囿一無所增飾十年夏旱曹族以主生日將盛具為壽主曰上方損膳徹樂吾何心能安悉屏之

高后止營大第宋史

宋神宗立尊高后為皇太后居寶慈宮帝屢欲為高氏營大第



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繕營百役費悉出寶  
慈不調大農一錢

鄭后改製冠服 宋史

宋徽宗鄭皇后本欽聖殿押班徽宗為端王每日朝慈德宮欽  
聖命鄭王二押班供侍及即位遂以二人賜之后自入宮好觀  
書亦能自製帝愛其才崇寧初封賢妃遷貴妃有異寵徽宗  
多賚以詞章天下歌之王皇后崩政和元年立為皇后將受冊  
有司創製冠服后言國用未足冠珠費多請命工改製妃時舊  
冠又乞罷黃麾仗小駕鹵簿等儀從之恩澤皆弗陳請

韋后喪葬給費 宋史

宣和韋皇后徽宗之后也性節儉有司進金唾壺太后易令用  
塗金宮中賜予不過三數千所得供進財帛多積於庫至是喪

葬之費皆仰給焉

勤儉 勤勞而儉用者

曹后務農 宋史

宋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景祐元  
年九月冊為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白  
書

昭睿皇后收用棄物 元史

元世祖昭睿順皇后名察必弘吉刺氏濟寧忠武王按陳之女  
也生裕宗中統初立為皇后嘗於太府監支繒帛表裏各一帝  
謂后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后自是率宮人親  
執女工拘諸舊弓絃練之緝為紬以為衣其勤密比綾綺宣徽

院羊臠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縫為地毯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此世祖十三年平宋幼主朝于上都大宴衆皆歡甚唯弘吉刺皇后不樂帝曰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衆人皆喜爾獨不樂何耶后跪奏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各聚置殿庭上召后視之后徧視即去帝遣宦者追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時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北方風土弘吉刺皇后為奏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奏帝乃吞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即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苟能愛之時加存卹使之便安可也后退去厚待之胡帽舊無前簷世祖因射日色炫目以語后后即益前簷帝大喜遂命為式又製一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於前亦無領袖

綴以兩襪名曰比甲以便弓馬時皆做之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當時與有力

昭獻皇后親操井曰元史

元順宗昭獻元聖皇后名吞已弘吉刺氏按陳孫渾都帖木兒之女裕宗居燕邸及潮河順宗俱在侍稍長世祖賜女侍郭氏後乃納后為妃生武宗及仁宗性聰慧歷佐三朝教宮中侍女皆執治女工親操井曰

孝

善事父母者

陰后思父母流涕後漢

光武陰皇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譖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帝見常歎息

鄧后不食鹽菜 後漢

和熹鄧皇后和帝后也年五歲祖母愛之自為翦髮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憐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和帝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及為太后而母新野君有疾太后自侍疾及終盡憂哀毀

永豐公主哀慕盡禮 北史

文帝時秦王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憂哀慕盡禮免百肉每忌日輒流涕不食

東光縣主哭父嘔血 唐書

紀王慎女東光縣主始八歲聞慎有疾不食父哀之給云已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肯御內外稱之及父死號慟嘔血數升免喪絕膏沐者一十年始武后殺諸王妃皆梟掩之神龍初詔州縣求訪皆得陪葬昭獻二陵主聞之感慟而卒勅其子曰為我謝親戚酷憤已雪下見先王無恨矣中宗為舉哀詔褒揚之

徐國公主母疾號慟 宋史

徐國長公主神宗幼女也母曰欽成皇后始封慶國進益冀蜀徐四國年及笄猶處聖瑞宮侍母疾晝夜不暫去藥餌非經手弗以進迨疾革號慟屢絕左右不忍視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意事姑修婦道潘故大族失黨數十百人賓接皆盡禮

親義

親愛兄弟宗族者

蕭后求弟 唐書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閩人也穆宗為建安王后得侍生文宗文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初后去家入長安不復知家存亡惟記有弟帝為訪之俄有男子蕭洪因后姊壻呂璋白見之太后謂貞弟悲不自勝帝拜洪金吾將軍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稍徙鄜坊始節度自神策出者舉軍為辨裝因三倍取償洪所代未及償而死軍中併責償於洪洪不許左軍中尉仇士良憾之會閩有男子蕭本又稱太后弟士良以聞自鄜坊召洪下獄按治乃代人詔流驩州不半道賜死擢本贊善大夫寵贈二世帝以為貞不淹旬賜累鉅萬然太后貞弟庸軟莫能自達本始得其

家系士良主之遂聽不疑歷衛尉卿金吾將軍會福建觀察使唐扶上言泉州男子蕭弘自言太后弟御史臺參治非是昭義劉從諫又為言請與本辦有詔三司高元裕孫簡崔郇雜問乃齊妾本流愛州弘儋州而太后終不獲弟

識見

姜氏遠慮左傳

為太子及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死而自見太子之不



晉大夫

齊夫人明於事理 列女傳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婦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聞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福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厚為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頌曰齊靈仲子仁智顯明靈公立牙廢姬子光仲子強諫棄適不祥公既不聽果有禍殃

文明王后知鍾會必亂 晉書

晉文明王后有知人之明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

段元妃姊妹立志不凡 晉書

後燕主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偽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為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為繼室遂有殊寵偽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為垂德之妻卒如其志

昭成皇后識子防姦 北史

魏昭成皇后慕容氏慕容皝之女也初魏高祖納皝妹為妃未幾而崩皝後請繼好遣大人長孫秩送后皝送于境上后至有寵生獻明帝及秦明王后性聰敏多智專夕理內每事多從初

昭成遣衛辰兄悉勿祈還部落也后誠之曰汝還必深防衛辰  
辰姦猾終當滅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為衛辰所殺卒如后言建  
國二十三年崩魏道武即位配饗太廟

愍皇后為述志賦以自寄

北史

煬帝愍皇后蕭氏梁明帝歸之女也煬帝為晉王文帝為選妃  
於梁卜諸女皆不言歸乃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遂冊  
為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文帝大善之煬  
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立為皇后帝每游幸未嘗不隨從時后  
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措言因為述志賦以自寄焉

竇后勸高祖獻馬

唐書

唐高祖竇皇后工為篇章規誡又善書與高祖書相雜人不辨  
也初煬帝時高祖多言竇后見曰上性樂此盍以獻徒留之

速罪無益也不聽後果坐譴乃數奏鷹犬異駒煬帝喜擢高祖  
將軍因謂諸子曰早用而毋言得此久矣

劉夫人諫太祖歛軍還鎮

五代史

唐太祖李克用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朱全忠  
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  
者以難告劉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  
以還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嚮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  
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  
直不若歛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

**藝能**

有才藝而能理事者

昭君琵琶寄恨

事文類聚

漢成帝時王昭君初適匈奴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謂之昭君怨

胡太后手筆斷決 北史

魏明帝胡太后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為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

尔朱太妃善射 北史

齊神武彭城太妃尔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為別室敬重踰於妾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還尔朱氏迎於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鷓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竝堪擊賊後為尼神武為起佛寺天保初為太妃

### 文藝

有學問文章者

越夫人去國哀歌 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文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為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曾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鳥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為鳶凌玄虛號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翻兮雲間任厥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惓惓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又哀矜曰彼飛鳥兮鳶鳥已迴



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蠟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去  
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離  
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兮難極冤  
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  
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  
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

貴嬪善賦 晉書

晉左貴嬪名芬殿中侍御史雍之女也兄思辭藻壯麗常著三  
都賦貴嬪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秦始中拜  
脩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為離思賦文辭清麗觀者稱美

長孫后著書 唐書

唐太宗長孫皇后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嘗采古  
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  
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原恤末事常識守者吾以自  
檢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帝以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

徐妃屬文 唐書

唐太宗徐賢妃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八歲曉屬文帝聞之  
召為才人手未嘗繚卷帝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厚得  
先狗馬侍園寢吾志也復為連珠詩以見意永徽中卒贈賢妃

文妃諷歌 遼史

遼天祚皇帝文妃蕭氏小字瑟瑟三年冬立為文妃生蜀國公  
主晉王敖廬幹尤被寵幸以紫冊加號承翼善歌詩女直亂作  
日見侵迫帝畋遊不恤忠臣多被踈斥妃作歌諷諫其詞曰勿  
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茲邪之路兮選

取賢臣直須卧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漢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於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

### 攝政

攝行朝政者

庾后以成帝幼冲攝政 晉書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成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群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帝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司奏請追贈后父及夫人母丘氏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

太后抱帝攝政 晉書

晉穆帝永和元年時帝年二歲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

### 訓誡

以言辭誡人者

郭后戒親戚 魏書

郭皇后早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後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至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首

獨孤后戒公主順事舅姑 北史

隋文帝獨孤后日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尔等當識之

郭后訓帝審覽章疏唐書

唐憲宗郭皇后汾陽王子儀之孫也帝崩中人有為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及武宗即位喜畋游角武抆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武宗一日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郭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徃徃道游獵幸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抆等不敢橫賜矣

蕭后戒帝欲不可縱遼史

遼聖宗獵于平地松林皇太后蕭氏誡曰前聖有言欲不可縱吾兒為天下主馳騁田獵萬一有銜橛之變適遺子憂其深戒之

明惠王后嚴訓金史

宣宗明惠皇后玉皇后之姊也生哀宗宣宗即位封為淑妃及妹立為后進封元妃哀宗即位詔尊為皇太后號其宮曰慈聖后性端嚴頗達古今哀宗已立為皇太子有過尚切責之及即位始免櫛楚

宣后戒諂金史

點檢撒合輦教義宗騎鞠宣宗后傳旨戒之云汝為人臣當輔主以正顧乃教之戲耶再有聞必大杖汝矣比年小捷國勢頗振文士有奏賦頌以聖德中興為言者后聞不悅曰帝年少氣

銳無懼心則驕怠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諂之如是

宣仁后戒純仁遵父道宋史

英宗宣仁后寢疾召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  
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  
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

曹太后戒神宗宋史

宋神宗立尊光獻曹皇后為太皇太后神宗嘗有意於燕薊已  
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太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  
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太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  
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  
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太后戒高宗宋史

宋徽宗韋賢妃高宗母也高宗建炎改元尊為宣和皇后後尊  
為皇太后高宗還宮侍太后或至夜分未去太后曰且休矣聽  
朝宜早恐防萬幾又嘗謂兩宮給使宜令通用不然則有彼我  
之分而佞人間言易以入也

遺命臨終以事囑人者

文明王后屬子晉書

晉文明王皇后武帝授禪尊后為皇太后太后有疾既瘳帝與  
弟齊獻王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獻款流涕帝有  
愧焉攸嘗侍疾恒有憂戚之容故太后臨崩流涕謂帝曰挑符  
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我若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  
我言

長孫后遺言 唐書

唐太宗長孫皇后疾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被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為惡使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及大漸與帝決時玄齡小謹就弟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竒計秘謀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以外戚預政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因山為壙無起墳無用棺槨器以瓦木約費送終雖死無恨

杜太后遺教 宋史

宋太祖母昭憲杜太后治家嚴毅有禮法生邕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瓊王光贊燕國陳國二長公主周顯德中太祖為定國軍節度使封南陽郡太夫人及太祖自陳橋還京師人走

報太后曰黠檢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太祖即位尊為皇太后太祖拜太后於堂上眾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疾亟召趙普入受遺命太后因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鳴噎不能對太后固問之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太

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君天下豈為汝有乎汝百歲後當傳立于汝弟四海至廣萬幾至眾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頓首泣曰敢有不如教太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命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紙尾

書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官人掌之

# 機變

遇事而能機變者

武后賜醫繒寶唐書

則天既立為后高宗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奏鳴鶴曰風上逆延頭血可愈后內幸帝殆得自專怒曰是可斬帝体寧刺血處邪醫頓首請命帝曰醫議疾烏可罪且吾眩不可堪聽為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畢后簾中再拜謝曰天賜我師身負繒寶以賜侍醫其變詐如此

婉兒激帝得免唐書

上官昭容名婉兒天性韶警善文章武后有所制作若素構自通天策掌詔命揆麗可觀唐中宗即位大被信任進拜昭容婉兒與武三思通節愍太子舉兵叩肅章門索婉兒婉兒曰我死當次索皇后大家矣以激怒帝帝與后挾婉兒登玄武門避之會太子敗乃免

李昭容起帝避棟折五代史

昭容李氏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梁太祖病晝寢方寐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祖德之拜昭容

吳后給賊宋史

宋高宗吳皇后嘗以戎服侍帝左右頗知書從幸四明衛士謀為變入問帝所在后給之以免未幾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后曰此周人白魚之祥也帝大悅

不私

不以私親而害法者

獨孤后正法 北史

隋文帝獨孤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  
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

奢侈

驕奢侈用者

東昏侯妃輸金 南史

齊廢帝東昏侯妃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  
貢市人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琥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都下  
酒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柵塘堦  
丁計功為直歛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瀆悉皆

墮廢

劉貴妃恃寵驕奢 宋史

劉貴妃臨安人入宮為紅霞帔遷才人累遷婕妤婉容高宗紹  
興二十四年進貴妃頗恃寵驕侈嘗因盛夏以水晶飾脚踏帝  
見之命取為枕妃懼撤去之

嗜好

甘於口味者

楊妃荔枝 唐書

楊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  
至京師

太真妃及露潤肺 事文類聚

太真妃宿酒初消苦肺熱晨遊後苑口吸花露以潤肺

遇寵

受君恩寵愛者

李夫人致漢武帝追思前漢

李夫人本以倡進兄李延年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嘗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侍上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昌邑王其後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玉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脩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嬌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子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必欲見之夫人遂

轉鄉歔歔而不復言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纒纒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以惡吐棄我意尚肯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上念之不巳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少翁不得就視上愈益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今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趙飛燕致漢成帝寵愛前漢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官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



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虎白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  
 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  
 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  
 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皇后  
 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  
 上髹漆砌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缸函藍  
 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本嘗有馬姊弟頗寵十餘年卒皆  
 無子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  
 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  
 昏夜平善鄉晨縛縲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書漏上十刻而崩民  
 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  
 狀趙昭儀自殺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官皆御幸考成皇帝產  
 子子隱不見司隸鮮光奏趙昭儀傾亂聖朝親

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哀帝之為太子趙后頗有力故  
 不竟其事哀帝崩王莽徙之北宮尋廢為庶人自殺

胡貴嬪致晉武帝寵愛晉書

胡貴嬪名芳武帝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  
 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  
 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為  
 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  
 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  
 甚衆帝莫知所通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官人乃取竹  
 葉挿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  
 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擣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  
 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  
 慙色

黃花致齊後主寵愛 北史

齊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欽道女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妬輕霄面黥為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宮陸大姬知其寵養以為女薦為玃德夫人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立為皇后

馮妃致齊後主寵愛 北史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齊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命淑妃處隆基堂淑妃惡曹昭儀所常居也悉令反換其地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備將

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為後主名緯殺圍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沒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擊矢及橋故抽攻城未造遠橋監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罰帝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有功勲將立為左皇后即令使馳取禕翟等皇后服御仍與之竝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成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

楊妃致唐玄宗寵愛 唐書

楊貴妃始為壽王妃開元中武惠妃薨後廷無當玄宗意者或

言妃美宜充掖廷遂召內禁中得幸善歌舞曉音律遂專房宴  
儀體與皇后等三姊皆美帝呼為姨出入宮掖聲焰震天下它  
日妃以譴還第比中仄帝尚不御食怒咎左右高力士欲驗帝  
意乃白以殿中供帳司農酒餼送妃所帝命分御膳賜之力士  
知旨是夕請妃還妃馳入見帝伏地謝帝釋然撫慰良渥由是  
愈見寵幸後復得譴還外第國忠謀於吉温温因見帝曰婦人  
過忤當死何惜宮中一席廣為鈇鎖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動輟  
食詔中人賜之妃因中人謝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膚髮外皆  
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一縷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  
駭惋遽召入禮遇如初

楊妃兄姊貴顯 唐書

楊貴妃兄錡錡既貴顯三姊亦封韓虢秦三國夫人恩寵氣

勢震天下四方獻餉結納其門如市工家第舍聯亘擬宮禁率  
一堂費錢千萬見宅第有勝者輒壞以改造務以壞侈相誇帝所  
賜奇珍使者相銜於道五家如一帝幸十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  
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苒苒花川谷成錦綉其遺鈿  
墮舄瑟瑟璣玕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

楊氏二姨俱受唐玄宗封事文類聚

楊貴妃有姊二人皆有才貌唐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  
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歲給錢千貫以為脂粉之費

周國公主蒙宋理宗所愛 宋史

周漢國公主理宗女也母賈貴妃貴妃早薨帝無子公主生而  
甚鍾愛初封瑞國公主改昇國開慶初公主年及笄詔議選尚  
宰臣請用唐太宗下降士人故事欲以進士第一人尚主遂取

周震炎廷謝曰公主適從屏內窺見立忘頗不懌帝微知之景定二年四月帝以楊太后擁立功乃選上皇后姪孫鎮尚主擢鎮左領軍衛將軍駙馬都統進封公主為周國公主帝欲時時見之乃為主起第嘉會門飛樓閣道密邇宮苑帝常御小輦從宮人過公主第特賜董役官減三年磨勸工匠犒賞有差明年進封周漢國公主拜鎮慶遠軍承宣使鎮示族娣姒皆推官加封寵異甚渥七月主病有烏九首大如箕生案主家擣衣石上是夕薨年二十二無子帝哭之甚哀謚端孝法錕官節度使云

溺愛

惑溺於親愛者

高后遺命授呂氏兵權

上則漢

呂太后臨朝稱制殺宗室王諸呂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

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毒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會稽公主以衣陳帝

南史

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為宋文帝所禮必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子徐湛之為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子八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入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

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

文明后寵王叡 北史

王叡字洛誠齊武帝永明初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趨給事中進爵中山王又拜叡妻丁氏為妃叡女妻李冲兄子玳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文夫婦女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經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

武后縱薛懷義唐書

唐武后幸薛懷義遂負幸昵之蓋一時其徒多犯法御史馮思勗劾其姦懷義命左右歐之幽死弗敢言默啜犯塞提十八將軍兵擊胡後厭入禁中陰募少年千人為浮屠有逆謀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武后曰咎出朕將使詣獄矩坐臺少選懷義怒焉造廷直往坐大榻上召吏受辭懷義即棄馬去矩以聞武后曰是道人素狂不足以力少年聽窮劾悉投放醜裔懷義搆矩俄免官

遼太后欲立李山 金史

遼太祖皇后蕭愛第三子李山太宗天顯五年立為皇大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崩於上城太后聞世宗即位大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至秦德泉為安劉哥所敗太后與世宗隔潢河而陣各言舉兵意耶律屋質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時

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得立屋質曰奈公酷害失人心何太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仁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願立汝汝自不能矣

### 市寵

粧飾求媚以邀恩遇者

趙合德巧粧見龍事文類聚

漢馮萬金善歌宣帝時世事江都王王孫女嫁江都中尉趙曼萬金又事曼因與主通曼有疾不能近婦人主有身恐乃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其曰宜主次日合德遂冒姓趙氏宜主聰悟善行氣術長而纖細舉止翩然謂之飛燕合德膚滑出浴不濡善歌知音皆絕色也樊嬖進言合德容貌成帝召入宮合德新沐膏九迴沉水香為卷髮號新興髻為薄眉號遠山

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噴噴嗟賞帝謂合德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効武帝求白雲鄉也

趙飛燕歌舞見愛事文類聚

漢成帝微行過河陽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欲立飛燕為皇后諫大夫劉輔上言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上書奏收繫獄後論為鬼薪成帝步太液池起瀛洲榭后歌歸風送遠之曲以文犀箸擊玉甌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于仙乎去故而新帝令左右持其裾久之風止裙為之皺后曰帝恩我使仙去不得他日宮姝或襞裙而皺號留仙裙

宮人以材伎取媚事文類聚

魏文帝宮人有最所寵者曰莫瓊樹薛夜來請尚衣收巧笑四

人日夕在側瓊樹乃製蟬絲縹緲如蟬翼巧笑以妬錦絲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星為衣裳一時冠絕

潘淑妃褰帷候帝南史

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月賞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莊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况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

陳氏為佛法病五代史

昭儀陳氏少以色進梁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畫為佛法未嘗少懈太祖以為愛己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為尼宋州佛寺

### 陰助

神靈陰相助者

宋文后陰救沈美人南史

宋文素皇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明帝所生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嘗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戶應聲豁然開職掌者遽白文帝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

丁嬪神助南史

梁武德后酷忌遇丁貴嬪無道使日春五斛春每中程若有助者丁被遇雖嚴益小心祇敬后嘗於供養經案側髣髴若見神人后心獨異之

### 祥兆

吉祥先見者

長孫后應卜唐書

唐太宗長孫皇后父晟見世民曰此奇子不可以不圖婚遂以女歸世民後歸寧舅高士廉妾見大馬二丈立后舍外懼占之遇坤之泰卜者曰坤順承天載物無疆馬地類也之泰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又以相天地之宜繇協歸妹婦人事也女處尊位履中而居順后妃象也世民為帝乃立為后

李宸妃完釵

宋史

李宸妃杭州人也祖延嗣仕錢氏為金華縣主簿父仁德終左班殿直初入宮為章獻太后侍兒莊重寡言真宗以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為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

夢徵

所夢之事有驗者

薄姬夢龍據曾前漢

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曾上曰是貴徵也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

王后夢日入懷前漢

孝景帝王皇后母臧兒生兩女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



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太子即景帝帝立栗姬子為太子王夫人幸栗姬以怨怒太子廢而憂卒王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即武帝也

王后母夢月入懷前漢

元帝后王氏名政君母李氏有身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父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當大貴不可言禁乃教書學鼓琴宣帝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入掖庭為家人子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政君入太子宫見丙殿得御幸有身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

鄧后捫天後漢

漢和帝鄧皇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

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口 夢及天而喏之斯皆聖王之  
前占吉不可言又相者見后驚 此成湯之法也家人竊喜而  
不敢宣後為皇太后臨朝天下 山安

權母夢日入懷吳

吳主孫權母吳夫人孕而夢月 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  
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姪策 有日入懷今也又夢日入懷何  
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 象吾子孫其興乎

李后夢龍枕際晉

晉孝武母李太后簡文帝為會 簡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  
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 簡文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  
後房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 盛晉室乃令善相者召諸愛  
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 誦婢媵示焉時后為宮人在織

房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  
崑崙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  
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  
馬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  
鄒陽長公主

高夫人夢日化龍

北史

魏世祖宣武皇帝諱恪孝文皇  
帝第二子也母曰高夫人初夢  
為日所逐避於牀下日化為龍  
繞已數匝寤而驚悸遂有娠太  
和七年閏四月生帝於平城宣

胡后夢坐玉盆

北史

齊後主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  
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海上  
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  
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邨  
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

吳后夢神决脅

北史

肅宗吳皇后幼入掖庭蒙幸  
心寢厭不寐肅宗問之對曰夢神  
降我介而决我脅以入殆  
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  
生之三日玄宗臨澡之孫體  
手弱負姆嫌陋更取它兒以進玄  
宗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  
宗曰非尔所知趣取兒來玄宗  
見嫡孫大喜向日視之曰福  
其父玄宗還盡留內樂宴具顧  
謂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  
三天子樂哉

王后父夢二玉

北史

化月

金史

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  
后妹也其父微時嘗夢二玉梳  
化為月已而生二后及沒有  
一生于樞初宣宗封翼王章宗詔  
諸王求民家子以廣繼嗣是  
后與龐氏偕入王邸及見后姊  
有姿色又納之貞祐元年九月  
封后為元妃姊為淑妃龐氏為  
真妃淑妃生哀宗真妃生守  
后無子養哀宗為己子貞祐二

年七月賜姓溫敦氏立為皇二  
受封之日大風昏霾黃氣充塞  
天地已而后夢丐者數萬踵門  
後心甚惡之占者曰后者天下  
之母也百姓貧窶將誰訴焉  
遂勅有司京城設粥與冰藥

李妃夢日逼已

史

太宗妃李氏乾州防德使英  
女也太祖聞妃有容德為太宗  
聘之開寶中封隴西郡君太  
即位進夫人生皇女二人皆早  
亡次生楚王元佐妃嘗夢日於  
寤遂生真宗

李后夢羽衣投胎

事文類聚

宋章懿李后仁宗之生母也  
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  
雲來為汝子時上未有嗣聞  
大喜云當為汝成之是夕召幸  
有娠明年誕生仁宗而幼年  
穿履鞮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

中皆呼為赤脚仙人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

李后夢日墜廷

宋史

寧宗母曰慈懿皇后李氏光宗為恭王慈懿夢日墜于廷以手  
承之已而有娠生帝乾道四年十月丙午也

感應

感應應驗者

張后吞菖蒲花

南史

梁文獻張皇后諱尚柔父穆之娶文帝從姑而生后后以宋元  
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宮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武帝方孕  
忽見庭前菖蒲花光彩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日常聞見  
菖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將產之夕后見庭內  
若有衣冠陪列焉

韋后祠聖宋史

韋太后好佛老初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勢刀劔以衛太后曰我祠四聖謹甚必其陰助既北遷常設祭及歸立祠西湖上

### 遇難

遭遇患難者

愍后入虜北史

隋煬帝愍皇后及宇文化及之亂隨軍至聊城也及敗沒於寶建德建德妻曹氏妬悍煬帝妃嬪美人竝使出家并后置於武強縣是時突厥處羅可汗方盛其可賀敦即隋義城公主也遣使迎后建德不敢留遂攜其孫正道及諸女入於虜庭大唐貞觀四年破突厥皆以禮致之歸于京師賜宅於興道里一十一

年丑

楊貴妃馬嵬引訣唐書

唐玄宗既寵楊貴妃安祿山以母事之來朝必宴踐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玄宗欲以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銜請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帝自蜀還道過其所使祭之詔改葬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悲感

何后知危唐書

唐昭宗光化三年皇后何氏從帝獵夜歸后遣德王還邸遇劉季述留王紫廷院明日遇劉季述等挾王陳兵召百官脇帝內

禪后恐賊臣加害天子即取鹽授李述與帝同幽東宮賊平反  
正天復中會朱全忠逼帝東遷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委身  
賊手矣涕數行下帝威權既去左右皆捍逆庸奴后侍膳服無  
須臾去側至洛帝忽忽與后相視無死所已而遇弑

安妃死虜五代史

晉安太妃不知其世家為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夫人出帝立  
尊為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於道  
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  
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  
后亦卒遂并葬之

晉太后死虜五代史

漢乾祐二年遼主耶律德光徙晉出帝太后于建州明年三月

太后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  
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具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  
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  
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昇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  
地而葬焉

唐太妃母子被殺五代史

漢高祖劉知遠擁兵而南唐許王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  
等為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皇太妃  
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  
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  
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洒  
明宗墳土聞者悲之

遼后甄氏遇害 遼史

世宗妃甄氏後唐宮人有姿色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寵遇甚厚生寧王只汶及即位立為皇后嚴明端重風神閑雅內治有法莫干以私劉知遠郭威稱帝世宗承強盛之資奄奄歲時后與參帷幄密贊大謀不果用察割作亂遇害

遼仁德皇后被害 遼史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小字菩薩哥睿智皇后弟隗因之女年十二美而才選入掖庭統和十九年冊為齊天皇后嘗以草蓆為殿式密付有司令造法風天祥八方三殿既成益寵異所乘車置龍首鳩尾飾以黃金又造九龍輅諸子車以白金為浮圖各有巧思夏秋從行山谷間花木如繡車服相錯人望之以為神仙生皇子二皆早卒閔泰五年宮人鞠斤生興宗后養為子帝

大漸穉斤嘗后曰老物寵亦有既耶左右扶后出帝崩穉斤自立為皇太后是為欽二皇后護衛馮家奴喜孫等希旨誣告北府宰相蕭浞卜國舅三匹敵謀逆詔令鞠治連及后興宗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欽哀曰此人若在四為後患帝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欽哀不從遷后于上京車駕春蒐欽哀慮帝懷鞠育恩馳遣人加害使至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卿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反后已崩年五十是日若有見后于木葉山陰者乘青蓋車衛從甚嚴追尊仁德皇后與欽哀並祔慶陵

蕭崇妃遭誣見殺 金史

太祖崇妃蕭氏熙宗時封貴妃海陵天德二年正月封元妃是月尊封太妃海陵母大氏事蕭氏甚謹海陵篡立尊大氏為皇

太后居永寧宮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執婦禮海陵積不能平及殺宗義等誣太妃以隱惡殺之併殺所生子任王佷喝

宋楊太后入海死宋史

楊太后宋度宗之妃益王母也聞衛王昺死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由肉爾今無望矣遂赴海死

**被讒遇弒**

遭讒言而被害者

徒單后為海陵所弒金史

海陵嫡母徒單氏宗幹之正室也徒單無子次室李氏生長子鄭王克次室大氏生三子長即海陵庶人也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謹相待歡甚徒單雖養克為己子克與海陵俱為熙宗宰相克嗜酒徒單嘗責怒之尤愛海陵海陵自以其

母大氏與徒單嫡妾之分心常不安及弒熙宗徒單與太祖妃蕭氏聞之相顧愕然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徒單入宮見海陵不曾賀海陵銜之天德二年正月徒單與大氏俱尊為皇太后徒單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天德二年太后父蒲帶與大氏父俱贈太尉封王徒單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徒單方與坐客語大氏跽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海陵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自是嫌隙愈深天德四年海陵遷中都獨留徒單於上京徒單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單太后謂海陵曰永壽宮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十二月十四日徒單氏生日海陵使祕書監納合椿年往上京為太后上壽貞元元年大氏病篤恨不得一見臨

終謂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三年右丞相僕散師恭太宗正丞胡拔魯往上京奉遷山陵海陵因命永壽宮太后與俱來繼使平章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寧海陵謂玉曰醫巫間山多佳致祭奠禮畢可奏太后於山水佳處遊覽及至沙流河海陵迎謁梓宮遂謁見太后海陵命左右約杖二束自隨跪於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久闕溫清願太后痛笞之不然且不安太后親扶起之叱約杖者使去太后曰今庶民有克家子立有金之產尚且愛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此寧忍笞乎十月太后至中都海陵帥百官郊迎入居壽康宮是日海陵及後宮宰臣以下奉觴上壽極歡而罷海陵侍太后于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掖之常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太后亦以為誠然及謀伐宋太后諫止之海陵心中益不悅每謂太后還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及至汴京太后居寧德宮太后使侍婢高福娘問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伺太后動靜凡太后動止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告海陵及樞密使僕散師恭征契丹撒八辭謁太后太后與師恭語久之大槩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意謂太后以充為子克四子皆成立恐師恭將兵在外太后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翰林待制幹論尚衣局使虎特末武庫直長習失使殺太后于寧德宮命護衛高福辭勒蒲速幹以兵士四十人從且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即擊殺之勿令艱苦太后曰乳妹安特

集事卷八



多口必妄言當令速死及指名太后左右數人皆殺之太后  
方擣蒲大懷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虎持末  
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等繼殺之年五十一并殺安特  
及郡君白散阿魯瓦义察乳母南撒侍女阿斯幹二保寧德宮  
護衛温迪罕查刺直長王家奴撒八小底忽沙等四陵命焚太  
后于宮中棄其骨於水并殺克之子檀奴阿里白二奴耶補兒  
逃匿歸于世宗自軍中召師恭還殺之及殺阿斯孫撒八二  
子忽沙二子封高福娘為鄭國夫人以特末哥為一州刺史海  
陵許福娘征南回以為妃賜銀二千兩勅戒特末無酗酒毆  
福娘必殺汝大定間謚徒單氏曰哀皇后自澤州封遼王徒  
娘至中都誅之其後貶海陵為庶人宗幹去帝號封遼王徒  
單氏降封遼王妃云

## 處變

能處置不測之事變者

元后投壘 前漢

前漢元帝王皇后王莽姑也元帝崩為太后莽依倚太后以得  
權勢莽為攝皇帝劉宗翟義等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  
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亡其後莽遂以符命自  
立為真皇帝是時傳國璽藏長樂宮莽謂之太后不肯授莽莽  
使王舜諭指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  
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八孤寄乘便利時奪取  
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元弟  
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  
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

旦暮且死欲與此壘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延仰謂太后曰莽必欲得傳國壘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乃出漢傳國壘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墮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暮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之廟為如令有知我廼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莽自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太后以莽建國五年崩

獻穆后抵壘涕泣 後漢

後漢獻帝獻穆曹皇后諱節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十九年並拜為貴人及伏皇后被弒明年立節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壘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讓之以壘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為山陽公夫人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禪陵

魏后機變免難 北史

魏高祖獻明皇后賀氏東部大人野干女也少以容儀選入東宮生道武符洛之內侮也后與道武及故臣吏避難北徙俄而高車來抄掠后乘車避賊而南中路失道乃仰天曰國家胤胃

豈正爾絕滅也惟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箇山南而免難後劉顯使人將害帝帝姑為顯弟元湜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來告難后乃令帝去之后夜飲顯醉向晨故驚廐中羣馬使起視馬后泣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矣汝等誰殺之故顯使不急追道武得至賀正則部羣情未甚歸附后從弟外朝大人悅舉部隨從供奉盡禮顯怒將害后后奔元湜家匿神車中三日元湜舉室請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亡歸後后弟染干忌道武之得人心舉兵圍道行宮后出謂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染干慙而去後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觚不及及念寢疾皇始元年崩

張后縫衣

唐書

唐肅宗為太子時張后為良娣慧中而辯能迎意傳合安祿山

反玄宗西幸娣與太子從度渭民郭道乞留復長安太子不聽中人李輔國密啓娣又贊其謀遂定計北趣靈武時軍衛單寡夕次娣必前太子寢曰暮夜可虞且捍賊非婦人事宜少戒對曰方多事若倉卒妾自當之殿下可徐為計駐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太子救止對曰今豈自養時邪

鄭氏掌璽不與逆臣

金史

衛紹王諱永濟胡沙虎以兵入宮盡逐衛士代以其黨自稱監國都元帥癸巳逼東海侯出宮以素車載至故邸以武衛軍二百人錮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為內職掌寶璽聞難端居璽所待變胡沙虎遣黃門入收璽鄭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

之反為逆豎奪廟耶我死可必壘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出胡沙虎卒取宣命之寶

曹后閉閣擁帝 宋史

宋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慶曆八年閏正月仁宗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為驗故爭盡死力賊即禽滅閣內安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

疑忌

疑心忌人者

馮后幾廢孝文 北史

魏文明馮太后孝文帝嫡母也后以帝聰聖後或不利馮氏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元丕穆泰孝冲固諫乃止

憤恚

發憤恚怒者

袁后發病崩 南史

宋文元袁皇后諱齊嬀左光祿大夫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年五六歲方見舉後適文帝初拜宜都王娠生子劭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

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因此恚恨稱疾不復見上遂憤恚成疾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陽殿上甚悼痛之有司奏謚宣皇后詔謚曰元

郭后誤批帝頸宋史

宋仁宗郭皇后其先應州金城人平盧軍節度使崇之孫也天聖二年立為皇后初帝寵張美人欲以為后章獻太后難之后既立而頗見踈其後尚美人楊美人俱幸數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入內都知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亦以前罷相怨后乃曰古亦

有之后遂廢詔封為淨妃玉京冲少仙師賜名清悟居長樂宮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御史范仲淹段少連等十人伏閣言后無過不可廢道輔等俱被黜責景祐元年出居瑤華宮而尚美人亦廢於洞真宮入道楊美人別无安置又賜后號金庭教主冲靜元師後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嘗密令召入后曰若再見召者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屬小疾遣閻文應挾醫診視數日乃愈后暴薨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上深悼之

信說

聽信讒言者

太后廢胡后北史

魏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深以

為愧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立為凱德夫人進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媪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孝徵請立胡昭儀遂登為皇后陸媪既非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其後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喚后出立剃其髮送令還家帝思之每致詩以通意後與斛律廢后相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後亦改嫁

乃馬真后聽讒元史

耶律楚材元太宗時為中書令材既卒後有譖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時太宗已崩太宗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命近臣麻里扎覆祀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

金石遺文數千卷

致禍

為不善以致禍害者

陳后感巫祝失寵漢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會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為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

郭后被明帝逼死魏書

文德郭皇后之崩也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曰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貢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讎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

賈后殘虐被殺晉書

晉惠帝賈后既廢楊后又廢太子趙王倫等因衆怒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出外察訪謀泄后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倫乃率兵入宮使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為來冏曰有詔殺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

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倫乃矯詔持節齎金屑酒賜后遂死

路太后被毒南史

宋孝武昭路太后初明帝少失所生為太后所攝養撫愛甚篤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有司奏其別居外宮詔欲親奉晨昏盡歡閨禁不如所奏及聞義嘉難作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寤起以其卮上壽是日太后崩祕之喪事如禮遷殯東宮題曰崇憲宮又詔述太后恩慈特齊衰三月以申追遠謚曰昭皇太后葬孝武陵東南號曰脩寧陵

蘭陵公主被傷致薨北史

蘭陵長公主魏宣武帝姊也劉暉為世子襲封尚主主嚴如暉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

禪以示暉暉遂忿憾踈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  
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  
不和狀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內周歲雍等屢  
請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誠令謹敕正光初暉又私淫張  
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忌主姑陳留公主共將扇獎與暉復致  
忿爭暉推主墜牀手脚毆蹈主遂傷胎暉懼罪逸主因傷致  
薨

王后感邪見廢 唐書

玄宗王皇后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  
恩無肯譖短者后兄守一懼為求馱勝法使浮屠明悟教祭北  
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事  
覺廢為庶人賜守一死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  
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麵為生日湯餅邪帝為動容阿忠后  
呼其父仁皎云

張后謀立越王被弒 唐書

唐肅宗后張氏當肅宗不豫時后自刺血寫佛書以示誠初建  
寧王倓數短后於帝上皇在蜀以七寶鞍賜后而李泌請分以  
賞戰士倓助泌請故后怨而倓卒被譖死由是太子事皆謹畏  
然后猶危之竟以子侶早世而侗幼故太子得無患帝崩后與  
內官朱輝謀立越王係而李輔國程元振以兵衛太子幽后別  
殿代宗立廢為庶人尋殺之

孟后以禱祠見廢 宋史

哲宗孟皇后時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  
以故出入禁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



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焚符於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及已乃以奏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

## 嫉妬

忌人有寵幸而言之者

竇后誣害二貴人後漢

章德竇皇后大司徒融之曾孫漢章帝時與女弟俱以選入掖庭遂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后寵幸殊特專固後宮初宋貴人生皇太子慶梁貴人生和帝后既無子並疾忌之數聞於帝漸致踈嫌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遂自殺廢慶為清河王后養和帝為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乃作飛書以陷貴人父竦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自是宮房懔息后愛日隆及帝崩和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兄憲弟篤景並顯貴擅威權後遂密謀不軌發覺被誅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嬃上書陳貴人枉殺之狀大尉張酺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上奏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

無降黜其勿復議於是合葬敬陵在位十八年帝以貴人酷歿歿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上尊謚曰恭懷皇后追服喪制百官縞素與姊大貴人俱葬西陵儀比敬園

竇后誣毀宋貴人 後漢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父楊以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選入太子宫甚有寵肅宗即位並為貴人章帝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為皇太子徵楊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祝詛以菟為厭

勝之術日夜毀讚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黄門蔡倫考實之皆承諷旨傳致其事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

閻后鳩李氏 後漢

安思閻皇后專房妬忌漢安帝幸宮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鳩殺李氏后遂與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共譖皇太子保廢為濟陰王帝幸章陵道崩后及弟顯景及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為大害乃偽云帝疾甚徒御卧車行四日驅馳還宮明日詐遣司徒劉喜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乃發喪尊后曰皇太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立為皇帝少帝薨京白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未至而中黃門孫程合謀殺江京等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顯景晏及黨與皆伏誅遷太后於離宮家屬徙北景明年太后崩合葬恭陵帝母李氏瘞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莫敢以聞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發哀親詣瘞所更以禮殯謚曰恭愍皇后

梁后絕孕宮人 後漢

懿獻梁皇后桓帝后也及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異不敢譴怒然見御轉稀至延熹三年后以憂恚崩

何后鳩王美人 後漢

靈思何皇后家本屠者以選入掖庭長七尺一寸生皇子辯養

於史道人號曰史侯拜后為貴人甚有寵幸性穢忌後宮莫不震懾漢靈帝光和三年立為皇后時王美人妊娠畏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四年生皇子協后遂醜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宦官固請得止帝崩皇子辯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為所害董卓被徵將兵入洛陽遂廢少帝為弘農王而立協是為獻帝卓又議太后踞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於永安宮因進醜弒而崩

昭儀譖廢馮后 北史

後魏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孝文既終喪太尉元丕等表以長秋未建六官無主請正內位孝文從之立馮氏為皇后恩遇甚厚孝文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

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待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妬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譖構百端尋廢后為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為練行尼後終於瑤光佛寺

獨孤后殺尉遲氏 北史

隋文獻皇后獨孤氏諱伽羅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迴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帝聽朝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頰楊素等追及扣馬諫帝太息曰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高頰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方還宮后候上於閣內及帝至流涕拜謝頰素等和解之

劉后遣姬 五代史

唐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劉后心患之莊宗宴居宮中无

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陽諾之石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耕疾不食者累日

韋氏殺龍女母 五代史

南漢主劉龔初名巖謙之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龔於外舍謙妻韋氏素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龔至將殺之乃見而悸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其母段之養龔為己子及長為南漢帝

妬悍

妬忌強悍者

周陳國公主入訴 宋史

周陳國大長公主帝長女也寶元二年封福康嘉祐二年進封  
充國主幼警慧性純孝帝嘗不豫主侍左右徒以籲天乞以身  
代帝隆愛之帝念章懿太后不及享天下養故埋其兄子李瑋  
使尚主瑋朴陋與主積不相能主中夜扣皇城門入訴瑋皇懼  
自劾諫官王陶論宮門夜開乞繩治戶衛御史二人共論主第內  
臣多不謹帝為黜都監梁懷一輩十餘人後數年復不協詔出  
瑋於外主降封沂屏居內庭久之復召瑋使為馬都尉如初  
英宗立進越國長公主神宗治平四年進楚國長公主

李后惑光宗 宋史

宋光宗慈懿李后太尉道之中女也因善相者南坦之言遂  
聘入宮孝宗乾道七年立為皇太子妃姓妬悍去訴太子左右  
於高孝二宮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皇南坦所誤

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以后疑其說出  
於太后及太子即位冊為皇后光宗欲誅宦者皆懼遂謀  
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去宮授之宦者  
遂訴於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官車過即投亦萬有一不虞  
其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明立嘉王為太  
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以為不可孝宗  
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音帝惑之遂不朝  
太上

李后肆惡 宋史

宋光宗李皇后性妬悍帝嘗宮中浣手睹宮人之白悅之他日  
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虫只妃有寵因帝  
親郊宿齋宮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其壇燭盡滅不

能成禮帝疾由是益增劇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心矣后益驕奢封三代為王家廟逾制衛兵多於太廟后歸謁水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亦奏補官中興以來未有也

# 謀害

以計陷害人者

驪姬讒害太子史記

晉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公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佯譽太子而以佞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以上其薦胙於

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樂胙中居上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傍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伐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母使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死自矢於此太子聞之犇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

宣姜謀殺太子伋 列女傳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為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為已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為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為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頌曰衛之宣姜譖危太子欲立子壽陰設力士壽乃俱死衛果危殆五世不寧亂由姜起

賈后讒古衛瓘 晉書

惠帝時衛瓘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負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為伊霍之事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黃門齎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恒獄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

賈后以計廢太子 晉書

惠帝賈后將廢太子適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

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備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王公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

劉氏矯命殺石斌

晉書

石季龍立劉氏所生幼子世為世子年方十歲季龍疾甚以第四子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第五子石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詔輔政劉氏懼

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過飲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荅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於西閣龍騰將軍中郎一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知宜今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之為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方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侍輩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仁心者尋愒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誅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誅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



為豫之乃仰藥而死而季龍亦死

惠妃說言太子及二王唐書

唐玄宗太子瑛與鄂王瑤光王琚為武惠妃所譖得張九齡諫止得不廢未幾妃援愾言太子二王與妃兄薛鏞有異謀使人詭召之謂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乃詔太子二王同惡均罪並廢為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號為三庶人惠妃數見庶人為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請改葬且殺行刑者訖不解妃死

崇仁

楊后謀殺仇曹宋史

恭聖仁烈楊皇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寧宗慶元六年進

貴妃恭淑皇后崩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而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而貴妃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帝竟立之次山客王夢龍知其謀密以告后后深銜之與次山謀誅侂胄會侂胄議用兵中原俾皇子曦入奏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贊之甚力亦不答恐事泄俾次山擇廷臣可任者與共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素與侂胄有隙遂欣然奉命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貶信州彌遠乃先告之禮部尚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鑑皆預其謀開熙三年十一月三日侂胄方早朝彌遠密遣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率健卒擁侂胄至玉津園槌殺之復命彌遠象祖等俱赴延和殿以極侂胄聞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猶謂其未死蓋是謀悉出中宮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

# 遇害

無罪致死者

夏侯皇后以疑被鴆 晉書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初司馬師每有所為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司馬懿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師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師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

蕭后被誣賜死 遼史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小字觀音欽哀皇后弟樞密使惠之女恣容冠絕工詩善談論白制歌詞尤善琵琶重熙中帝王燕趙納為妃清寧初立為懿德皇后皇太叔重元妻以艷冶自矜后見之戒曰為貴家婦何以如此后生太子濬有專房寵好音樂伶

官趙惟一得侍左右太康初宮婢單登教坊朱頂鶴誣后與惟一私樞密使耶律乙辛以聞詔乙辛與張孝傑劾状因而實之族誅惟一賜后自盡歸其尸於家訖統初追謚宣懿皇后合葬慶陵

# 讒譖

以讒言譖害人者

孟姚譖王后及太子列女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后章為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若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羸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色焉王受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

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  
孟姚為惠后以何為王曰定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於  
代號安陽軍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群臣宗  
室見章儼然也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  
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  
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既  
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  
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穀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  
丘宮詩曰流言以對寇壞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頌曰吳女  
茗顏神寤趙靈既見壁近惑心乃生廢后興戎子何是成主閉  
沙丘國以亂傾

全公主譖太子和 吳書

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太子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  
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  
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  
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令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  
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為魯王霸支黨譖  
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沉吟者歷年後遂幽閉和於  
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  
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據晃等無事恣恣權欲廢和  
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  
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  
杖一百竟徙和於故鄣群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寃之太元  
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

獨孤后譖高頰 北史

隋文帝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高頰曰晉王妃有符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頰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頰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為之娶帝以后言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齊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頰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頰邪始陛下欲為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踈頰

楊賢妃譖太子 唐書

莊恪太子永稍事燕豫不聽保傅戒時楊賢妃方幸數詔之唐文宗震怒詔曰太子多過失不可屬天下具議廢之群臣固爭

帝意稍釋後太子暴薨帝悔之明年以陳王為太子置酒殿中有俳兒緣橦父畏其顛環走橦下帝感動謂左右曰朕有天下返不能全一兒乎因泣下即取昔毀短太子者劉矩才等及禁中女倡十人殺之

狡計

狡猾多計者

驪姬欲立己子 左傳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承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

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李后說春申以致禍列女傳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承間謂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令君相楚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

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為太子園女弟為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為幽王后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為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飲此之謂也頌曰李園女弟發迹春申考烈無子果得納身知重而入遂得為嗣既立畔本宗族滅弑

鄭褒以計害美人戰國策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裒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裒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裒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裒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賈后媚詐欲廢太子 晉書

晉愍懷太子惠帝子也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乃密勅閹官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

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為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賈又詐言有身內稟物為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嗟峨前至三月滅汝家

強悍 兗強勇悍者

孫氏剛猛 蜀書

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

吳興長公主凍夫 南史

王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  
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保偃縛諸庭樹時天夜  
雪凜凍久之偃兄恢排閣詬主乃免

李氏杖馮文洛北史

剛肅王高渙齊神武第七子也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也後文  
宣帝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黑莫過漆帝以  
渙第七當之與永安王浚同見殺以渙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  
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濟  
南王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勅李氏  
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脩飾詣李氏戚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  
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氣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  
得反藩闈汝是誰家孰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

## 殘忍

傷害骨肉恣殺人者

呂后以戚姬為人彘前漢

高祖呂皇后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後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  
隱王如意太子為八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已嘗欲廢之而立如  
意戚姬常從上之曰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  
希見益疏如意幾亡太子者數賴公卿大臣爭之得無易高祖  
崩惠帝立呂后為王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  
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  
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  
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  
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

鳩飲之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  
名曰人彘居數月廼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廼  
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  
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

呂后幽殺少帝前漢

呂太后以魯元公主女配惠帝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  
廼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  
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廼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  
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廼幽  
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遂幽死

呂女謠殺幽王前漢

趙幽王友十一年六月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

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怒去  
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  
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群臣  
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  
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  
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  
兮寧早自賊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  
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

賈后擲孕晉書

惠帝賈皇后字南風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  
刃墮地

賈后殺太子適晉書



惠帝太子適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國與賈郭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公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也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累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猶足以為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子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齋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

見醜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大司馬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雜殺之太子大呼聲聞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喪亡傷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已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為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適雖罪在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

馮太后枉濫誅戮 北史

魏馮太后曾與孝文帝幸靈泉池宴群臣及蒸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為其方舞孝文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人望元丕游明根

等頒賜金帛輿馬每至褒美宰輔王戚等皆引不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議已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迨后之崩孝文不知所生至如李訢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寃之

武后滅害父族 唐書

武士彠始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元女妻賀蘭氏早寡季女妻郭氏不顯士彠卒後諸子事楊不禮衛之后立封楊氏代國夫人進為榮國后姊韓國夫人於時元慶已官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兄子惟良衛尉少卿楊諷后上疏出元慶等于外以示退讓由是元慶斥龍州元爽濠州惟良始州元慶死元爽流振州乾封時惟良及弟滋州刺史懷運與岳牧集泰山下於是韓國有女在宮中帝尤愛幸后欲并殺之

即導帝幸其母所惟良等上食后實薑馬賀蘭食之暴死后歸罪惟良等誅之諷有司改姓蝮氏絕屬籍元爽坐死家屬投嶺外后取賀蘭敏之為士彠後賜氏武襲封擢為左侍極蘭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真等參與刊撰敏之韶秀自喜承於榮國挾所愛佻橫多過失榮國卒后出珍弊建佛廬徼福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為太子妃告婚期夫敏之聞其美彊私焉楊喪未畢褻衰麤奏音樂太平公主往未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疊數怒至此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道中自經死乃還元爽之子承嗣奉士彠後宗屬悉原

武后殺女 唐書

高宗則天后武氏初太宗聞其美召為才人既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嬪御皆為尼高宗為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

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他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  
王后庶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詭變不窮降体  
事后故得進為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寢與后不協武氏後生  
女后就顧弄去武氏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sub>王</sub>歡言發衾視兒  
死矣又驚問左右曰后適來武氏即悲涕帝<sub>王</sub>能察怒曰后殺  
吾女由是武氏得入其誓后無以自解而帝<sub>王</sub>有廢后意

武后酖太子弘唐書

太子弘武后子也高宗嘗語侍臣弘仁孝實<sub>王</sub>但大臣未嘗有過  
而后將驕志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sub>王</sub>璧宮遇酖薨年  
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

武后逼殺太子賢唐書

章懷太子賢武后子也正諫大夫明崇儼以<sub>王</sub>道為武后所信

崇儼言英王類太宗而相王貴賢聞惡之官人或傳賢乃后姊  
韓國夫人所生賢益疑而后撰少陽政範孝子傳賜賢數以書  
讓勒愈不安調露中天子在東都崇儼為盜所殺后疑出賢謀  
遣人發太子陰事詔薛元超裴炎高智周雜治之獲甲數百首  
於東宮帝素愛賢薄其罪后曰賢懷逆大義滅親不可赦乃廢  
為庶人焚甲天津橋貶大安普州刺史流納言於振州坐徒者  
十餘人開耀元年徙賢巴州武后得政詔左金吾將軍丘神勣  
檢衛賢第迫令自殺年三十四

述律后暴勇五代史

述律契丹主阿保機之后也述律為人多智而殘忍阿保機死  
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為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  
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

阿保機墓隧中曰為我見先帝於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也以材勇為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尔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

薛子石

禍孽孽幸致敗國者

末喜淫樂致亡列女傳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娶之於旁造爛曼之樂日夜與末喜

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為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以為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彈財盡幣意尚不饜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於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此之謂也頌曰末喜配姦維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姦軌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為商

妲己惑紂致亡列女傳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人皆出己之

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與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新  
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積之於後宮諛臣群女咸  
獲所欲積糟為丘流酒為池懸肉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為  
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皇諸侯  
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  
不修先王之典法而愚婦言禍至  
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剖心  
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  
衣而自殺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  
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  
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惟王之  
惑亂是修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措  
炮炙諫士剗囚遂敗牧野

反商為周

褒姒惑幽王致亡列女傳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褒也褒人之神化為  
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  
卜請其瘞藏之而言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瘞積中乃置之  
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瘞流於庭不可  
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為玄蜺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  
逝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  
謠曰檠弧箕服寔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檠弧箕服  
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  
之遂竄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始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  
遂釋褒始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

立褒姒為后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為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卹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酒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為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為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緡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燧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為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頌曰褒神龍變寔生褒姒興配幽王廢后太子舉燧致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倡后淫泆致亡列女傳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為太子倡后既入為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為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為郡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侯此之謂也頌曰趙悼倡后貪叨無足墮廢后適執詐不慙淫亂春平窮意所欲受賂亡趙身死滅國

# 失節

以身更事人者

羊后事讎晉書

晉羊后惠帝太安元年立為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晉室亂作  
屢為姦人所廢立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為后因問曰吾何  
如司馬家兒答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  
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  
之手妾小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  
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因愛幸之

# 怪異

怪事異常者

無鹽以隱見王新序

無鹽者齊宣王之后也初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行年  
三十衒嫁不售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  
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謁者以聞  
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拚口而大笑於是宣王乃  
召而見之謂曰寡人妃匹皆備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  
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  
有奇能乎對曰竊嘗喜隱王曰試一行之言來寧忽然不見矣  
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  
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  
者四宣王曰願遂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春秋四十壯男不  
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  
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蹠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

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續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云嗚呼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於是立停漸壹龍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為王后

趙夫 人手握玉鈎 列仙傳

鈎翼夫人者齊人也姓趙少時好清淨病卧六年右手拳屈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鈎而手尋展遂幸而生昭帝後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間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內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鈎翼後避諱改為弋廟闈有神祠闈在馬頌曰婉婉弱媛

廟符授鈎誕育嘉嗣皇祚惟休武之不違背德致仇委身受戮尸滅芳流

悼后臨產聞狗吠聲 北史

魏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蠕蠕主阿那瓌之長女也容貌端嚴夙有成智大統初蠕蠕屢犯北邊文帝乃與約通好結婚扶風王孚受使奉迎蠕蠕俗以東為貴后之來營幕戶席一皆東向車七百乘馬萬匹駟千頭到黑鹽池魏朝鹵簿文物始至孚奏請正南面后曰我見魏主故蠕蠕女也魏仗向南我自東面孚無以辭四年正月至京師立為皇后時年十四六年後懷孕將產居於瑤華殿聞上有狗吠聲心甚惡之又婦人盛飾來至后所謂左右此為何人醫巫傍侍悉無見者時以為文后之靈產訖而崩



# 亂政

壞亂國政者

張貴妃專權敗國 南史

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為業後主為太子以選入宮時龍膏嬪為良娣貴妃年十歲為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後主始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卧于承香殿時諸姬竝不得進唯貴妃侍焉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眄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靚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多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工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宮中聚諸女巫使之鼓舞時

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竝因宦者蔡臨見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竝為疏條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貴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絳於理者但求恩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啓其事而後從容為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權熏灼四方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闔宦便倖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替亂矣及隋軍尅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於清溪中

安樂公主墨勅斜封 唐書

安樂公主中宗女也嘗請為皇太女左僕射魏元忠諫不可主曰元忠山東木強烏足論國事阿武子尚為天子天子女有不

可乎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  
些售官降墨敕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

**不慈**

為母害子者

呂后哭惠帝不悲前漢

呂太后惠帝之母也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戾子張  
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  
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  
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  
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  
迺哀

獨孤后廢太子北史

隋文帝后獨孤氏諱伽羅初后以高頰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  
至是聞頰謂已為一婦人因以銜恨又以頰夫人死其妾生男  
益不善之漸加譖毀帝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  
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  
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帝黜高頰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  
之謀也

**不義**

為妻殺夫者

臨川公主殺夫南史

王藻宋文帝時為東陽太守尚臨川長公主諱英媛性妬而躁  
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  
氏離婚

不孝 為子不孝父母者

梁任后不孝大母前漢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  
母也而平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黷尊直千  
金戒後世善寶之母得以與人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  
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  
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  
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  
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太后啼諱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  
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  
李太后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薨又不侍喪元朔中

睢陽人犴反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  
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  
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廷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  
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史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  
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  
不逮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  
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

高陽公主哭帝不哀唐書

太宗時房遺愛尚高陽公主為右衛將軍公主帝所愛故禮與  
它媾絕主驕蹇疾遺直任嬪遺直懼讓爵帝不許主稍失愛意  
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主怨望帝崩  
哭不哀

穢行

淫亂放恣者

文姜通齊襄列女傳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  
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  
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天人無大故則不歸  
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  
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  
而殺之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耻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  
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頌曰文姜淫亂配魯桓公與俱歸  
齊齊襄淫通俾厥彭生摧幹拉脅維女為亂卒成禍凶

哀姜通二叔列女傳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八時公數如齊與  
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聘人夫夏  
不忌曰婦贄不過棗栗以致禮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  
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  
可乎公不聽也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禍以夸哀姜驕淫  
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  
與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為閔公閔公既立  
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齮  
襲弒閔公子也此閔將自立魯人誦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齊  
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  
遂殺慶父詩云嘷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頌曰哀姜好邪  
淫于魯莊延及二叔驕妬縱橫慶父是依國適以亡齊桓征伐

醜殺哀姜

繆姜通喬如列女傳

繆姜者齊侯之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惠而行亂故謚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于知懿宣伯名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欒宣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皆君也公辭以晉難許及聽命之皆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晉事卒為之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喬如奔齊魯逐檟繆姜與之遇良之六史曰是謂良之隨隨其出也子思子出其曰亡是於周易曰儲元身利貞無咎元善之長也子思子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是以之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謂國家不可謂言作而害身不

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頌曰繆姜淫泆宣伯是阻謀逐季孟欲使專魯既廢見檟心意摧沮後雖善言終不能補

聲姬通慶剋列女傳

聲姬者魯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淫通於大夫慶剋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剋將詢之慶剋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

之公怒則鮑牽而逐高子國佐二人奔莒更以崔行為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頌曰齊靈聲姬厥行亂失淫於慶尅鮑牽是疾譖愬高鮑遂以奔亡好禍用亡亦以事喪

南子伯姬亂衛國 列女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瞶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瞶奔宋靈公薨蒯瞶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瞶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既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瞶蒯瞶曰

子苟能內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二死與盟許以姬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瞶入舍孔氏之園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冑之士迫其子悝於廁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瞶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為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頌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譖彼蒯瞶使之出奔悝母亦嬖出入兩君二亂交錯咸以滅身

賈后淫於小吏 晉書

惠帝后賈氏荒淫放恣內外彰甚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

后踈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  
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  
上車下帷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忽見樓闕  
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  
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  
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慙笑而去討亦  
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

山陰公主無度 南史

宋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宋前廢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  
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駟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  
此帝乃為立面者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  
湯沐之內女 南史 吹一部加班劔二十人帝每出公主與朝

臣常共陪輦

何妃與馬澄鬪腕 南史

齊廢帝鬱林王何妃稟性淫亂鬱林初為南郡王所與無賴人  
游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南郡王侍書人馬澄年少色美甚為  
妃悅常與鬪腕較力南郡王以為歡笑

何后私通楊珉之 南史

齊鬱林王何妃有女巫子楊珉之亦有美貌妃尤愛悅之與同  
寢處如伉儷及帝即位為皇后封后嫡母劉為高昌縣都鄉君  
所生母宋為餘杭廣昌鄉君后将鏡在牀無因墮地其冬與太  
后同日謁太廟楊珉之為帝所幸常居中侍明帝為輔與王晏  
徐孝嗣王廣之竝面請不聽又令蕭湛坦之固請皇后與帝同  
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過何可枉殺坦之

耳語於帝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帝謂皇后為阿奴曰  
阿奴斃去坦之乃曰外間竝云楊珉之與皇后有異情彰聞遐  
邇帝不得已乃為敕坦之馳報明帝即令建康行刑而果有敕  
原之而珉之已死

徐妃淫酷南史

梁元帝徐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  
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  
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與荊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酷  
妬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即手加刀刃帝左  
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遂逼令自殺帝以屍還徐氏謂之  
出妻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

馮太后寵李弈北史

魏獻文即位尊文成文明皇后馮氏為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  
獻文年十二居于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孝  
文帝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  
李弈獻文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遂害帝

靈后穢惡北史

魏宣武靈太后逼幸清河王懌淫亂肆情為天下所惡領軍元  
叉長秋卿劉騰等奉明帝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宮於禁中殺  
懌其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  
殺叉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徙邊車渠等死胡氏多免  
黜後明帝朝太后於西林園宴文武侍臣飲至日夕叉乃起至  
太后前自陳外云太后欲害已及騰太后答云無此語遂至于  
極叉太后乃起執明帝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



大臣送我入太后與帝向東北小閣左衛將軍奚康生謀殺又不果自劉騰死又又寬怠太后與明帝及高陽王雍為計解又領軍太后復臨朝太赦改元自是朝政踈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憚鄭儼汙亂宮掖勢傾海內李神軌徐紘竝見親侍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為四方之所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逸土崩魚爛由於此矣

幽后私亂 北史

魏孝文幽皇后馮熙女母曰常氏本賤微得幸於熙熙元妃公主薨後遂主家事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太皇太后馮氏欲家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妾媚偏見愛幸未幾疾病太后乃遣還家為后帝猶留念焉歲餘而太后崩帝服終頗存訪之又聞后素疹痊除遣闈官雙三念壘

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至寵愛過人初當夕宮人稀復進見拜為左昭儀後立為皇后帝頻歲南征后遂與中山高菩薩私亂及帝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恣中常侍雙蒙等為其心腹是時彭城公主宋王劉昶子婦也年少娶居北平公馮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於孝文孝文許之公主志不願后欲強之婚有日矣公主密與侍婢及僮從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懸瓠奉謁孝文自陳本意因言后與菩薩亂狀帝聞因駭愕未之信而祕匿之此後后漸憂懼與母常氏求託女巫禱厭孝文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命者賞報不貲又取三牲宮中祆祠假言祈福專為左道母常氏或自詣宮中或遣侍婢與相報答帝至洛執問菩薩雙蒙等且得情狀帝以疾卧舍温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搜衣中稱有寸刃便斬后頓

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孝文令菩薩等陳狀又讓  
后曰汝有祿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狀孝文敕中常  
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衛直刀柱之后猶不言孝文  
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再三呼整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  
莫知之高祖乃喚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便他  
人但入勿避又曰此老嫗欲白刃插我助上可窮問本末勿有  
所難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逐且使在宮中空坐有心乃能  
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帝素至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行  
廢二王出乃賜后辭死訣再拜稽首涕泣及入宮後帝命中官  
有問於后后罵曰我天子婦當面對豈令汝傳也帝怒刺后母  
常入不與后狀常撻之百餘乃止帝尋南伐后留京師雖以罪  
失寵而夫人嬪妾奉之如法唯令世宗在東宮無朝謁之事帝

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自絕於天吾死後可賜自  
盡別宮葬以后禮庶掩馮門之大過帝崩梓宮達魯陽乃行遺  
詔北海王詳奉宣遺旨長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  
引決曰官豈有此也是此諸王輩殺我耳整等執特強之乃含  
椒而盡梓宮次洛南咸陽王禧等知審死相視曰若無遺詔我  
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謚  
曰幽皇后葬長陵塋內

胡后恣婦 北史

齊武成帝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  
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選為長  
廣王妃產齊後主日有鴉鳴於產帳上武成崩尊為皇太后陸  
媪及和士開密謀殺趙郡王叡出婁定遠高文遠為刺史和陸

諂事太后無所不至初武成時后與諸閹人甄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此與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牀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以獻為昭玄統僧徒遙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為太上者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臣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并殺元山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卒遇大風兼舍人魏僧伽明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急響弓纏弮馳入南城令鄧長顥幽太后北宮仍有敕內外詔親一不得與太后相見久之帝迎復太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敘鄭莊公

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為愧齊亡入周恣行姦穢  
隋開皇中殂

武后殺懷義我唐書

武后毀乾元殿為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為使督作懷義本姓馮名小寶偉岸淫毒佯狂千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寶可入侍后召與私悅之欲掩迹得迎籍出入使祝髮為僧拜白馬寺主堂成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後懷義寵稍衰而御醫沈南璆進懷義失望因火明堂武后羞之掩不發懷義愈恨恣快快乃密詔太平公主擇健婦縛之殿中命武攸寧等率壯士擊殺之以畚之載尸還白馬寺

武后以二張侍博唐書

唐武后以張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聖曆二年始置

控鶴府拜易之為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為令武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博爭道為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為賦詩以媚后

武后寵幸易之 唐書

張易之既冠時頗習美姿製音技多所曉通武后特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善治鍊藥石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紉錦感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帑五百段給奴婢橐它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閣同京官朝朔望追贈父希臧為襄州刺史母韋母臧竝封太夫人尚官問省起居詔尚書李迥秀私侍臧昌宗與不

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箠號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

韋后與武三思博戲 唐書

唐中宗韋后與帝處房陵每使至帝輒恐欲自殺后止曰禍福何常早晚等死耳無遽及帝復位敬暉等將盡誅諸武武三思懼乃因上官昭容入請得幸於后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至是與三思并御床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為忤后又與葉靜通而馬秦客楊均善皆然焉

劉后通李存渥 五代史

唐莊宗崩劉皇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為后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為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

定哥妃私納乞兒金史

海陵貴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海陵舊嘗有私侍婢貴哥與知之烏帶在鎮每遇元會生辰使家奴葛魯葛溫詣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海陵及兩宮太后起居海陵因貴哥傳語定哥曰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乎貴哥歸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哥曰少時醜惡事已可耻今兒女已成立豈可為此海陵聞之使謂定哥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烏答補為辭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即召烏答補為符寶祗候定哥曰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醉酒令葛溫為魯縊殺烏帶天德四年七月也海陵聞烏帶死詐為哀傷已葬烏帶即納定哥宮中為娘子貞元元年封為貴妃大愛幸許以為后每同輦遊瑤池諸妃步從之海

陵嬖寵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海陵海陵陽為不聞而去定哥自其夫時與家奴閤乞兒通嘗以衣服遺乞兒及為貴妃乞兒以妃家舊人給事本位定哥既怨海陵跡已欲復與乞兒通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宮中定哥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我耶定哥欲以計納乞兒宮中恐閤者索之乃令侍兒以大篋盛褻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宮閤者索之見篋中皆褻衣固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閤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爾故敢視何也我且奏之閤者惶恐曰死罪請後不敢定哥乃使人以篋盛乞兒載入宮中閤者果不敢復索乞兒入宮十餘日使衣婦人衣雜諸宮婢抵暮遣出貴哥以生見海陵定哥縊死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誅封貴哥

莘國夫人

惡逆

干犯弑逆者

張貴人害孝武 晉書

張貴人晉孝武帝時有寵年幾三十武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

賈后弑楊太后 晉書

晉惠帝賈后為妃時妬忌武帝將廢之楊后言於帝曰賈公問有勲社稷妃是其女雖妬忌不足以掩其德后又數誡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反謂后構之於帝怨后及帝崩尊為皇太后又忌后父楊駿執權遂誣為亂使蔡文王瑋等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為書射之城外曰殺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

駿既死詔使後將軍荀悝送后于永寧宮尚書令王晃承后旨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廢為庶人又固請誅后母麗詔特原之以慰太后及是以麗付廷尉麗臨刑太后抱持號咷截髮稽顙上表請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允後又奪楊后侍御絕膳而死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

靈太后鳩帝 北史

靈太后魏明帝之母也明帝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密多道人能胡語帝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於城南大巷中殺之方懸賞募賊又於禁中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竝帝所親也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因潘嬪生女妄言皇子便大赦為武泰元年復陰行鳩毒

其年二月明帝暴崩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即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實生女今宮中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為主年始二三歲天下愕然及嗣主朱榮稱兵度河太后盡召明帝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竝沈於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水而起太后及幼主竝沈於河

崔妃進毒北史

秦王俊隋文帝子也好奢侈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遇疾後疾篤舍銀銀色變以為遇蠱未能起薨於秦邸

武氏置妃后於

唐高宗王后初與蕭良娣有寵而武昭儀與后良娣爭寵更毀短而昭儀詭險即誣后與良娣挾媚蠱上帝信之廢為庶人囚

宮中後帝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實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為婢安得尊稱耶流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為回心院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醜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死初詔旨到王后再相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後為猫使武氏為鼠吾當扼其喉以報武后聞詔六宮母畜猫且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為厲惡之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武后多駐東都云

劉后笞父 五代史

唐莊宗后劉氏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

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筭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為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為壽自起歌舞太后甚歡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為類已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逆意承旨其宮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鬚文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妾得至此因命答劉叟于宮門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八



劉氏... 吹笙... 得... 方... 是... 智... 上... 有... 諸... 不... 劉...  
吹笙佐酒... 得... 方... 是... 智... 上... 有... 諸... 不... 劉...  
得... 方... 是... 智... 上... 有... 諸... 不... 劉...  
方... 是... 智... 上... 有... 諸... 不... 劉...  
是... 智... 上... 有... 諸... 不... 劉...  
智... 上... 有... 諸... 不... 劉...  
上... 有... 諸... 不... 劉...  
有... 諸... 不... 劉...  
諸... 不... 劉...  
不... 劉...  
劉...

劉氏于宮門

111X  
4  
30